孝宗朝
顯宗朝

竹

輯要

十五

朝野輯要卷之十四

孝宗宣文章武睿神顯仁明義正德大王諱淏字靜淵 仁祖第二男萬曆己未五月二十二日誕降于慶幸坊本宮仁祖潛邸 天啓丙寅封鳳林大君号竹梧崇禎乙酉封世子己丑五月即位于昌德宮仁政門己亥五月四日昇遐于昌德宮大造殿在位十一年壽四十一 肅宗癸亥定世室 英宗庚申加上謚明義正德有一男七女○寧陵驪州英陵東弘濟洞子坐初葬楊州顯宗癸丑移葬

妃孝肅敬烈明獻仁宣王后張氏籍德水右議政新豊府院君文忠公維女萬曆己未十二月二十五日誕降于安山

村舍崇禎辛未封豐安府夫人乙酉封 世子嬪己丑封王妃 顯宗辛丑上
尊號孝肅甲寅二月二十四日昇遐于慶德宮壽五十七誕一男六女○寧陵與 大王陵同原

男顯宗大王

女淑愼公主 早卒 淑安公主 益平尉洪得箕右相重普子 淑明公

主 青平尉沈益顯領相之源子 淑徽公主 平尉鄭齊賢郡守昌徵子、 淑靜公

主 東平尉鄭載崙領相太和子爲議政致和緇 淑敬公主 興平尉元夢麟監司萬里子左相斗

杓孫 淑寧翁主 安嬪李氏出錦平尉朴弼成郡守泰長子參判世模孫

己丑五月十三日 上即位于昌德宮○寶鑑曰 上誕降

之夕白氣三道飛入寢室良久乃滅野史曰誕夕異香滿室

瑞氣呈彩丁丑質于瀋既而西至于蒙古界南至于山海關

又南至于錦州堡松山堡又東至于鐵嶺衛開元衛又東北
至于如奚部鑿玄氷丈餘而飲其水八年始東歸未數月旋
入燕山翌年乙酉歸陞儲位初、上之在瀋也所止幕上五
彩凝室金色龜盤臥詳視則乃 上也汗甚奇愛之且起畏
凡征討必與之偕往○冊封世子翌日謁聖入學以儒冠儒
服就博士席討論觀者莫不悅服乃下令瀋来牛羊盡與閑
西伯俾補公用又令宮官取書之無逸詩之七月及古箴銘
等書于屏常目之曉夜寒燈咿唔不撤 仁祖大漸時刲指
出血以進之及不諱擗地哭擗百官遮請嗣位步出宣政殿
淚下如雨百官不敢仰視禮罷步入哭擗撤外禮曹議率哭

前書筵啓曰經者萬世之常不可便用權道况孝悌之道乎
余惡夫末世純用權道也不許○上自在潜邸膺旨卓然常
以爲漢武優於文帝以其復平城讐也至是首聘金尚憲又
召前持平宋浚吉前承旨金集又別諭持平宋時烈曰舊時
師傅尤切于中答令於宋時烈誥命勿書僞號○尤菴年譜曰
時羣賢彙征而賊臣自点猶竊國柄若而名官輩付托暱比
一時諸賢又務激揚一邊人側目造怨先生疏言金慶餘宋
浚吉楊廷孚号剛亦不吐雖其擬律不能無激而其爲正論有益
初政若使其說少行則易所謂小貞之吉云云時同春劾金
自点故也寳鑑曰宋時烈爲掌令趂召仍請入對上適有疾不即召見時烈脫朝衣直出國門投疏而去

上大驚令承旨金益勳追及諭之時烈還到城外拜疏歸庚寅命金自点中途付處○朝
野僉載曰自点自最日結奧援弄國柄大諫金慶餘執義宋
浚吉掌令李尚逸啓請遠竄又以諂附自点見棄淸議者申
冕李之恒黃㦿李海昌嚴鼎耉等并削版 上以自点勳舊雖有
罪不可竄逐下未安之 批諸臺引避 上旋示悔悟自点
因此免相其徒側目自点陰謀不軌潛謀於北人謂以金尚
憲金集爲首是冬 特命遠竄冕等掌令宋時烈以行遣太
重之意請還收初同春論自点冕等久未蒙 允右庵疏申
同春論至是 特命竄冕等右庵以爲罰過其罪且慮前日
疏陳而有是命乃上此疏引避時愼齋爲大憲同啓請還收

又有筵臣言瑊等之配時　上頗棄舊時濁乱之徒者注金
尚憲諸人以為内修之地自点使其親密譯舌李馨長密告
於虜人且送長陵誌文以誌文不書僞号也虜大疑之遂以兵
壓境六使連續来事將叵測大小震懼或言欲慰安自点以
紓其禍或言其不可大諫趙錫胤執義李弘淵論之　上遂
命自点付處并出其二子於外時查敕六輩并出　上引見
諸臣曰將何處之領相李景奭曰今其所幹雖未知其事臣
敢不以身自當仍言元斗杓與彼不曽相失宜起廢為遠接
使　上從之　上新即位慨然勵志頗有密勿之猷語或宣
洩致彼疑怒國人固已慮之邉報至或云大兵將至朝野震

慴領相請對願馳往灣上以察事機是日拜辭西出及逢虜使彼為之加禮不交一言而歸人心稍安領相出迎清使于弘濟院清使入京傳敕二道一則九王私書求婚也一則所謂皇勅而嘖戒以挾倭恐喝者也蓋仁祖末年自點為首相鄭太和為右相萊伯盧協慶監李曼狀啓有倭情叵測之語鄭太和使燕時請繕修城池甲兵盖求和時約條所禁也至是彼積疑於我執此生釁恐威脅朝廷必欲甘心於主事之臣清使令公卿兩司會于南別宮領相李景奭右相趙翼吏判李時白工判元斗杓禮判吳竣兵判韓興一刑判尹履之戶判李基祚大憲南銑大諫鄭維城同入使列立庭中初言皇帝及攝王

致祭而不為謝攝王處無文書不稱號之事次言助祭時不哭事語輒歸責 上勅咆哮轉甚領相對曰皆吾之錯吾王不知也又問作表者誰趙絅以其時大提學被詰問對以廟堂指揮領相曰此非廟堂指揮吾為首相皆吾之責彼不答窮詰趙絅使之議罷最後招問李曼盧協前日 國王奏文中稱倭情叵測有何可疑協曰倭無叵測之狀吾初無狀聞之擧曼曰吾為道臣以邊將所申轉聞而已清使大怒曰然則爾國與倭叛矣領相曰倭情誠有可疑此輩恇惚失對耳清使厲聲曰奏文措語必 國王為之領相曰吾實為之通官鄭命壽曰公果獨為耶答如初命壽高聲曰此中同參者幾人衆

皆默然獨李基祚曰此豈首相獨為吾輩亦皆與焉請使叱
退獨留領相責之曰爾今欺罔大國當得何罪是日滿廷諸
臣惴々無人色獨領相無一毫懼色應對從容觀者嘖々既
罷 上引見諸臣曰領相為國自當固不可言李基祚初不
與焉獨能開口可謂有光矣諸臣頗有愧色是夜 上命以
千金與鄭命壽翌日駕幸館所彼曰趙絅有表文之失與李
景奭皆當置之極刑 上為之救解懇切則始言歸稟皇上
當更有勅姑許白馬山城安置着棘盖以當其往来之路也
李景奭出國過慕華館望闕拜辭 上遣掖隷手書曰寡昧
不能為國致有今日予極痛嘆焉關河杳々思戀雖切天道

昭〻相見有日卿須自愛仍賜貂皮臈藥 東宮亦遣人賜藥物趙絅亦同爲圍籬安置朝廷選錦林君女号義順公主以侍姬十二人資送于九王元斗杓申翊全爲護行使既到九王色喜他日詰責使臣曰歸告 國王将二臣置極刑不然爾任其責 上驚憂以右相李時白爲陳奏使将發或云不從彼言必有干戈之禍或云曼協可誅議未定會獜坪自北使還言臣以新服之初不忍戮 先朝大臣爲言幸無咆哮 上喜甚即以李基祚鄭知和爲二使圖緩二臣事十二月陳奏事馳聞淸人初欲致二臣於衙門臣等縷〻陳乞則始許二臣放釋而永不調用曼協直告大國何故被竄使之

汉用且言李敬輿曽無叙用令方為首相亦永不調用云云

時李敬輿代李景奭為領相辨景奭事甚力故有此○鄭命壽乃我國俘虜與譯官李馨長相結我國事潛通命壽到灣上宣言汝國招致金尚憲金集等將欲何為恐喝甚急朝野洶洶

上招馨長諭之命曰草野之人予懇迫力致今有意外之事將先赤汝族以此言于命壽自有此教命壽恐喝之言止矣○上嘗曰予之欲用宋時烈等之意何嘗忘于懐我國事易於宣洩有若縶我手足者然予欲先為可用之勢然後召之李白江敬輿嘗以

上執志太鋭有徑先召禍之慮上劉言之答曰誠以至痛在心有日暮途遠之意故也

○菊堂俳語曰清人求婚朝廷欲擇民家女而恐彼聞知錦林君愷胤自請送其女盖其意不專在於為國利清人所送采幣之多也朝廷歸其女義順公主入送九王者納之後踈棄又嫁下卒李參判行進與愷胤奉使赴北至於星文率還其女一時唾罵○許穆撰趙絅碑文曰丁亥冬雷公白　上曰昭顯三兒何大罪置之海島請赦還　上不聽一日引見大臣大臣多言馨香長為國盡忠狀公曰馨香長謂之彌縫國事則可謂之盡忠則不可　上曰此言是也其年北使來館伴李行遠稱疾不出　上以公代之命壽見公私問曰昭顯三兒安在九王欲取育之公正色曰下國事上國何可預知而有

此云云命壽累問累不答命壽慍色而止命壽三兒之問盖
已有竊知之者己丑 上竟公撰 長陵誌石文庚寅北使
來以查問為言會三公六卿責問曰前年吊祭大行王無哭
何也公曰事在五禮儀又曰謝表不及皇父王致吊何也撰
表者為誰問承文院俞棨而方無職在外又問撰表而先見
表者為誰公曰大提學先見之以此為咎我且任之領相李
景奭以奏文事亦坐責而命壽以使臣意使之安置白馬云
又撰李旻碑文曰國家既修城池練戎卒此皆丁丑約条所
禁也恐清人覺之適有漂漢船泊我押送于清具奏本以我
南邊倭指言倭搆釁我邊以為我修城練卒張本仍以倭生

釁我數事為若我邊守報監司監司報相府者然後攝政反起
戒挾倭恐喝遣使者責問既査問漂漢事次問公〻對之一
如奏本復問漂漢事公曰此統制使啓聞而前使者既押送
具告於上國也於是在列皆稱善讒毀者以為所對專咎朝
廷為忘君負國配寧邊後我使至燕責問如其以何罪責罰
後年北使来勅曰聽奸臣言問詰大誤復其原爵公即釋出
拜海西觀察使尋為江都留守　上曰卿初無失對遷謫非
罪也○許穆記言曰　孝宗元年穆為持平明年陞掌令時
宋時烈宋浚吉两人者方用事首言伐胡策勸　上開遼左
後穆上玉几銘諫用兵事云〻○辛卯冬十二月金自点與

其子銭謀逆伏誅并誅世龍邊士紀等自点孫世龍尚
仁祖翁主(孝明)即趙貴人出也朝野僉載曰世龍妻内外締結
咀祝起於内逆節萌於外 上以事係 慈懿大妃只賜其
毋死三司請世龍妻及王子澂(崇善)湳(樂善)并按律進善宋時烈
以為趙既伏法其子未必預知亦謀不可使先王骨肉幽憂而
死上亦不欲加法只命竄澂湳及世龍妻絶島時宗室海原
令暎進士申壕上変告自点與水原府使邊士紀謀逆推戴
澂湳 上親鞫銭承款 上慮蔓延命勿問同黨疑惧者始
定初自点被竄其徒自相疑惧銭乃謀於副學申晃々曰今
日有一策若使親密譯舌告于鄭命壽盡除山人則吾輩可

安矣錢從其計使譯官李馨長告於虜曰新主盡出舊臣進
用新人將欲舉兵伐虜〻乃屯兵關外連遣六使來詰唐宗
事將不測一時士流逞而待變 上以寧以身當之不忍三
四臣之死應機甚善亦賴元斗杓諸人據理答之事遂得已晃
亦杖斃馨長赴燕還到灣拿來鞫問取服而斬之 上遣中
官於自点謫所搜其文書朝士簡札亦有怨語凶迹彰露者
并留中筵臣以為語 上答以焚之蓋恐獄之濫也大逆既
討例有賀 上以為元勳反逆可愧不可賀遂不受憲府啓
統使柳廷益庶妹為自点妾最為親密不可置任領相鄭太
和曰自点久居相職一時文武孰不出於其門乎若以平素

相識勒加罪案則朝廷無完人矣 上曰鎭定之道專在大
臣余與卿堅定則雖有喜事之人孰敢肆乎○藥泉集曰
孝宗辛卯日恒陰曀金滄洲益熙疏引先正臣趙憲封事有
曰頑雲不解天日常陰是蓋 宣廟辛卯年間也 又引夏侯勝
洪範傳爲戒謗者譁然及自点伏誅人始服焉○野史曰自
点以布衣叅靖社身都將相猶爲不足欲令其子錢点魁科
據清顯代述擢第玉署銓郎又欲其孫世龍圖尚翁主誘卜
者僞替身命連婚王家氣勢所壓無物不摧 孝廟在震邸
亦恐見忤而迷不知返終至大戮其犯闕亟謀不至如是遠
矣趙貴人賜死而其子與女放置通川而已命還之復其爵

秩時全息斷義之說紛然宋文正曰龍妻之行亟孰與淮南
之謀反二善之不與謀無異鳳桂之無辜朱子於淮南議其
徒蜀而致死則通與蜀霧露之毒一也彼死此不死幸不幸
耳若不幸則何以免朱子之議乎○東平聞見錄曰丙午間
莊烈大妃疾瘳同 顯廟幸後苑妃召諸公子投壺射的使
居魁者乘馬居末者挾鞍籠呼唱前導樂善濟居末大拜呼
唱作儺除狀少無幾微色又有所眄婢隨婦人入宮 上欲
賞 大妃一笑使樂善負之而行樂善負之汗流不聞命不
敢舍人知其必能保終始矣○崇善君澂子東平杭辛巳伏
法○先是趙貴人差奴到全書以所幹事之不施大喝曰巡

使不從此請能更遷職乎監司許積即捽入杖殺之趙聞之曰大殿若知之則必譴責戒飭宮人勿出口趙寵冠後宮而畏上如此可知 仁祖御家之嚴○趙獄時申叅判翊全亦與連姻朝夕待禍搢紳至於輿儓一口誦曰申公善人必不作禍於宮掖申公不免則天道不可恃也申果無累焉○寶鑑曰丙申 上閱早審理時謂大臣曰澂潚及三兒久處海島且潚過時未冠婚一念不能忘往事童子何知予欲放還諸臣無異議又命復澂潚爵號政院繳還傳旨命議大臣諸大臣皆難之獨李敬輿以為周公囚霍叔三年後復其爵邑仁厚意也命從其議丙申竄俞檄時獜坪赴婦兄叅判吳

挺一宴席承旨柳道三乘醉語誤稱臣時郡守徐忭聞其傳
說遂告云獜坪擊牛會客事將不測 上震怒鞫忭杖斃竄
傳說者臺劾道三妄發遞道之大諫俞櫶啓柳道三平日不謹
愼知大君在席而入座又其妄發非細請罷職 上大怒曰
俞櫶欲以妄發爲宗事前日教誘忭者必此人也予爲人主
不能保一弟乎 命親鞫右相沈之源曰俞櫶豈有深意自
上威怒太遽 上曰今不殺此賊無以爲國是日櫶受刑一
次又命加刑無敢救者司諫尹鏶獨啓時 天怒方震人皆
爲尹惧而 上例批不允大臣三司力爭 命減死安置絶
島後因李相景奭所達移配俄因掌令權諰啓遂蒙宥 上

友愛篤至自幼與獜坪宿必同衾登極後源〻接見及戊戌
獜坪疾革 上大驚徑出則已無及矣悲痛甚至〻欲却桃
栵以臨之○聞見録曰獜坪喪 孝廟親自照管内侍以紅
銷銘旌進之 上特命紅廣的假 命獜坪夫人叔父判書
呉竣書之竣不肯書 上曰非君命借也是予面賜無不可
也竣不得已書之其後王子女家有喪輒援獜坪例用廣的外
朝亦效之識者寒心○因繼録曰獜坪有奴善御馬見愛於
大君着僧衣大憲洪公茂績欲捕治之奴常在大君側吏不
敢捕洪公命吏大君入朝日潜伏闕外俟大君下馬入闕而
捉之焚僧衣以大杖〻其膝六十 仁祖嘉嘆曰非茂績不

能辦此仍責大君曰奴之犯禁汝之過也汝若怒茂績則便
爲無法大君奉 上教不敢置憾於洪云
丁酉 上嘗教曰與我共事者死節人戰亡人子孫昆季豈
不爲我股肱草野讀書知義理人豈不爲我心腹但無紹介
用於聚會精神也尤菴年譜曰蓋將寄心腹股肱之托於先
生又以紹介托於金公益熙也○宋贊善時烈疏進小冊子
手自繕寫三襲膠署以防宣泄盖用朱子囊封故事也其一
引朱子所嘆大承氣証下四君子湯之語請改々帝王之學
其二引陳俊卿密誠宋高宗語陳保守身體其三引麗氏密
效忠款於宋朝事請達忠義於一脈正統之寄寓南方者其

四引宋孝宗不窮治漏泄事請追行典刑於漏泄之人其五
令日急務只以養兵養民爲事其六言近日大臣不卞是非
只以惶恐二字仰對外方傳笑以爲惶恐政丞其七言亟賜
鄭蘊謚以爲奬勵之地其八言許衡失身胡元以帝堯大統
接之女真且於遼金稱大以列國待宋請黜從享其九言綾
原未嘗作壯行犂坪數使屬市巷流傳謂 殿下欲冨之以
彼中賜與臣竊痛之其十言 殿下令姬嬪諸主六博歡謔
仍徵戲債酒食爛熳不唯 聖心流蕩亦豈德將撿下之道
哉其十一 殿下奴諂大臣承吮諸臣徑遊儒臣露膺受决
皆 殿下不能涵養之致其十二金弘郁以應 旨進言而

死事其十三大内嘗造公主第宅太侈事又言有一嶺梱徵
督蔚鰒謂自上因勲戚索之有則政之無則加勉云〻凡
十九条優 批敦召又疏中許衡黙享事 上遣掖隷下密
諭修攘事又言許衡黙享難便事宋時烈又疏陳臣之妄意
冀以此密扶世道之萬一以為異日陽復之基若如議者之
言則是春秋經傳不敢進講於經筵朱子議論不敢暗誦於
朝廷魯頌當廢在泮之篇七篇當去許行之章寧有是理哉
且朽骨且畏之况生者乎朱子曰不幸蹉跌死生以之臣於
此亦云爾○贊善宋浚吉亦陳密箚曰窃聞帝室之冑尚有
偏安於廣福之間我國漠然無聞濟州一島漢船行商往来

似可因此為便擇一忠信可仗者授以濟牧要得先通水路
然後繼以使价戒朝君臣上下痛迫之誠或可達於天朝矣密
藏堅秘必無漏泄探知中國事情等事皆在濟牧潛思嘿運
密賜指揮尤似無迹唯 聖明裁處焉留中無批
戊戌春吏議宋時烈疏辭批曰通者資善宋浚吉辭而歸進
善尹宣舉不待命而歸可謂於天下之士無所得焉寡昧之
情不亦慽乎唯願諒此至情幡然上來尋擢禮叅又特拜吏
判賜貂裘一襲密諭遼薊風霜與同驅馳○時捕將李浣使
部將搜捕賊徒於寅平尉鄭齊賢家齊賢上疏訟討 上使
政院召致大將而責之承旨沈光洙以為都尉 殿下之家

人大將一國之重臣云云自 上有未安之教又教曰昔
皇祖斬其婿歐陽倫如使鄭齊賢有罪則予當誅之辥氣益
屬宋時烈進曰此正可賀也 上曰何謂對曰部將之賤乃
能竊盜於都尉家紀綱可知矣 上曰以無實之事困無祀
之人不亦悲乎宋時烈曰侯夫人一婦人也兩程大賢也侯
夫人教兩程尚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今都尉亦宜
保其必無是事也 上遽曰此言何在時烈曰此在二程全書
朱子編入近思錄中 上曰予因都尉事得聞善言幸矣遂
命勿問○東平聞見錄曰 孝廟一日問於翼憲公曰具綾
川仁垕為訓將老不堪事勳戚中誰可代者對曰為國之誠

未必盡在於勳戚 上曰是指李浣耶未幾李代綾川為將
號令嚴肅多有怨者或粘書或掛膀 上又密問於先君曰
以卿薦而用之今一軍皆怨奈何對曰仁垕柔善年老只以
地望坐鎮而軍不畏將久矣猝見紀律嚴明自相恐懼相與
造謗過五六朔則軍中必恨其来之晩矣

李浣雞林府院刑判守一子也○浣家在駱峯下猪坪
第在同里及拜大將急急移家於安國坊曰將兵之臣
不可一日與王子同隣聞者服之常置所乘馬於廐外
親執以饋或言公位高而親行厮役事有傷於體面公
曰吾以吾馬發身常擬朝夕赴戰以死専倚於馬養之

無恩臨難責功彼雖畜物我無愧耶公遭服制中軍以
下依例問候人馬塡咽尹參判鏶醉過曰李浣誅逆耶
何軍馬之多耶教練官聞而失色入告公笑曰尹公欲
我省覺為此危言豈非頂針仍下令軍校毋得雜沓○
公在北營一日夜深 孝廟遣隷僮召公從後苑入卧
内 上教曰設若事變急遽如丙子則卿當扈予於江
都若軍未盡渡而賊在後奈何對曰臣嘗造大帒約盛
二十斗者累千人持其一行則帶腰駐則掘土盛貯連綁
大帒作為一堞隨地形排布則高幾一丈其周足以自
衛其掘土處又作深坎如此則住兵原野可以禦賊 上

曰此奇制也
上登御以来旋表群賢造席密勿瀋陽陪行軍官八人朴培
元申晉翼吳孝誠趙讓張愛聲金天雄朴起星張士敬等設
別軍職廳而處焉 仁祖設營將旋罷 上乃命於兩湖五營
嶺南左右道諸鎮各置營將俾專案土之備○備局啓草野被徵
之人兼帶經筵金集則以特進官啓下宋浚吉則以參賛官
差下別設成均祭酒不拘資格以宋時烈宋浚吉兼帶○設
童蒙教官訓童蒙吏判宋時烈建白也○上曰 祖宗朝每
年展謁 陵寢乃以春秋輪回展謁定為恒式○初右相金
堉請行大同法領相李景奭曰 大同之法在 先朝欲行而

竟未行令宜先施於湖西一路驗其便否然後行之時諸宰
皆言不便安邦俊至斥以誤國 上問吏判金集集以爲
不可及集請詢訪人才不次用之堉亦以爲不可由是兩人
議不合堉乞致仕集請歸執義宋時烈啓集臣所師事集既
去則臣難獨留乞遞 上慰諭三人而解之至辛卯堉復請
大同先行於湖西先是光海朝李元翼請設大同至 仁祖甲子行大同於江原至是又行於忠清一結收米十一斗以供京外用無煩民役民甚便之前言不便者乃交口稱譽 顯宗乙巳又行於全羅 肅宗丁巳又行於慶尚海西則做大同規行詳定法一結收米十五斗云 ○乙未始行錢於京外初東方
未有錢幣只以麁布交易 太宗命河崙作楮貨後廢 宣
廟朝有行錢之議以銅鐵非國産亦不行 仁祖癸酉從戶

判金起宗言 命常平廳鑄錢文曰常平通寶復議多歧罷
之未幾金堉奉使明朝見其用錢歸以為言及 上元年再
奉使入燕以先行錢於西路以試便否為請 上許之堉遂
以行資貿唐錢十五萬文分留平壤安州兩都會 上又命
訓鍊鑄錢以益之使徧行列邑民多稱便至是始令通行於京外諸路 命
堉定科条銀一兩直錢六百文米一升直錢四分隨時低昂詞訟衙贖布以錢
叅半各司貢價五之一雇役價料布三之一皆以錢代之要公私錢路流行至丁
酉李時昉白 上曰行錢時散給千餘石米於市民尚未收拾今則金堉亦知行
錢之難矣 上乃教曰行錢六年未有分效國家財產日就耗凋其
令廟堂稟處備局啓請罷之○上嘗語戒國衣服之制曰前

朝鄭夢周歸自中原始傳紗帽團領之制蓋中原雖戰陣亦
以冠帶從事而我國笠制極駭異冒子太高凉臺太濶出入
門戶動輒罣碍至於衣袖亦太長濶不便行步曾見太明會
典武士衣袖僅容其拳良以戎服取其輕捷也我國戎服帖裏
紗笠何益於行陣哉鄭太和曰聞壬辰後欲依中國之制上
下皆戴小帽子竟未行矣 上曰道袍亦自壬辰後始有之
我國帖裏初與胡人帖裏同其制古有胡耳掩狹小輕銳今
無之大抵初無定制俗尚轉變也○始行西洋曆法初東方
循用中朝頒曆未嘗有國中推策 世宗朝始立推策法然
亦不出於大統曆法氣朔交食往往不合 仁祖甲戌觀象

提調金堉入燕聞西洋人湯若望立時憲曆法自 崇禎初
始行之其法逈出前代乃購得其術諸書而歸請觀象監官
金尚范等講究十年始得門路會堉監領事奏請行之○命
造璿璣玉衡先是 上令講官洪處尹造璿璣其制多不中
度至是弘文館啓郡守崔攸之創造璣衡水激自運日月遲
速少無違差請令巧思者依其制造成藏之本館○上承儲
之初受 仁祖精一之訓齋曰敬義閤曰養心命卿宰大書
當惜分陰對越上帝揭之壁上又命儒臣書夙興夜寐箴聖
學十啚作屏列之左右以寓觀省○承旨柳淰進其先祖崇
祖所撰大學綱目 十箴性理淵源撮要 上賜皁匹○上命

世子觀後苑水田種禾耘耬亦如之俾知稼穡艱難每誦聶
夷中詩曰田家辛苦宛在目中○校理鄭斗卿疏進詩諷十
二篇 上優荅賜臯比斗卿号東溟少時以白衣從事隨儐
相臨發徃元斗杓家不遇見椸掛藍緞團領取着而出沽酒
痛飲仍吟曰長安俠少出閑西楊柳青〻黄鳥啼笑脫錦袍
留酒舍劃令詩客醉如泥 上嘗謂斗卿詩不下於李長吉
吟域中王亦大天下佛為尊句曰谿谷以此句可與李杜相
上下又 教曰斗卿終不以大提學書丹旐則豈不寃乎○
閔應亨以副學承召入對曰聞道路言 殿下可復三代治
及登前席大異所聞 殿下但保社稷之主立志不固優遊

不斷不至於危亂幸也 上和顏受之命盡言應亨歷陳朝
議橫潰貢賦不均諸官魚鹽之弊 上嘉納之○命造二銀
盃賜太學館官及齋儒御札曰賡續舊典特賜銀盃非以侈
也欲其久也非以酒也欲其和也惟爾師生式敬勿替先是
太宗為前朝國子博士行爵有青花盞即位餙藏之惟多士宴
太學許以此盃行酒 成宗改造失於壬辰亂至是大司成
金益煕請改造以續盛事有是 命○命監試〻券密其皮
封又定劄封書標之制以防用情○設能麽兒廳選武臣二
十餘人逐朔試陣法怠者汰之○臘享進供生獐各官生致
營門 上教曰其弊不些予心不安不如不享之為愈令諸

道後勿生致○上敎曰昔行燕瀋之路歸視穡事灌漑莫如
水車我國全昧此制其制令下于廟堂審其便否傳布方外
以為勸農之一助時公牧申洬編農書印進 上嘉賞之
命多刊廣布○唐津縣人李挺誣告湖右士民多被逮 上
一見供辭 命誅告者盡釋誣枉令有司給衣粮皆感祝而去
○淑徽公主嘗願得一綉裳 上曰吾方君臨以儉視下豈
可令汝着綉乎予萬歲後汝慈為大妃則汝雖着此人不為
非姑待可也○東平聞見錄曰戊戌濟州貢馬中有身白鬣
黑體大步健見者謂龍種 上特賜崇善君時益平洪公諸
駙馬中最長余新為儀賓人謂此馬不歸益平則必歸余及

御賜嘗善先君喜曰不賜愛婿而賜庶弟真聖德事也又曰
孝廟於戊戌有下堂之憂久而不瘳口味不爽思嘗異物
憲民輩不責該司使諸公子及宦官宮女隨得以進自後不
無援以為例閭巷得異物則必獻之必取直至於希望異數
遂有不尊朝廷之意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豈虛語哉又曰李
孝達信達乃後宮李氏兄弟也 上招之伏庭 命曰汝輩
若藉汝妹使閭巷有舉汝姓名者將折汝膝後已孝達等惶
恐不敢向人作氣 聖朝約束嬪御可為萬世法又曰後宮於
所生子女不敢爾汝李氏於淑寧爾汝之 上將加罪仁宣
異言得免李氏爵至淑媛 顯廟在春宮屢白之不許曰陷

汝他日忌後　顕廟禮待備至　肅廟時封安嬪
己亥歲星入氐太白晝見是年五月四日　上昇遐時　上
有鬢腫欲受鍼使醫中可貴下鍼〻繞離穴血流如注用
止血藥而血不止　上召太醫柳後聖問之對曰千年石灰
可止矣内局即進此藥而猶不止至午時氣漸微喉中有語
曰大臣〻〻　中官走出傳命領相鄭太和左相沈之源吏判
宋時烈急趨入正寝疾呼曰臣等来矣不聞玉音　世子及
中宮皆哭擗諸臣舉哀時啓字櫝在大行枕邊領相命内侍
封鎻着署稟　世子藏之令兵判洪命夏訓將李浣御將柳
赫然扈衛宮城○朝野僉載曰翌日小斂時院相鄭太和及

吏判宋時烈及宋浚吉入臨見斂之不方正吏判與執事鄭
善興開展以御衣補其短縮處而斂之以衾吏判引禮小斂
未結絞猶俟其生之文請大斂結絞是夕中官使中使下教
曰玉體有浮氣將奈何即使次知中官以細節量度玉體其
濶果跨于梓宮墻外而有餘院相與諸臣相顧錯愕新板又
無可得稱其濶者院相入達遂連板而乃用之其後外言以
為由吏判不善小斂不得用梓宮而又以連板歸罪吏判〻〻
深痛之飭子孫使於身後用連板棺尤庵年譜曰賤臣曰禮
小斂不結以絞請大斂結絞 世子令大臣儒臣熟講鄭太
和宋浚吉議只不結一二絞以存愛禮之意賤臣遂出奉審

梓宮則濶狹與歛大不稱即招次知中使言曰此梓宮似不
容玉體須以細竹量度而來其濶果跨于梓宮墻外賤臣即
言于院相達于 世子急求廣板不得遂用貼板於是群不
逞以不得用歸罪賤臣是夕 中宮下教于賤臣曰玉體有
浮氣對曰此不須慮劇浮則還縮今大歛尚遠其前必如常
翌暮又教曰玉體既浮還平果如昨日極幸○寧陵初尹善
道以水原府治為上格以大風水千載一遇之地議定新陵
已始石役李景奭元斗杓李時白等以為健元陵左岡即
太祖與無學新卜之地而水原折輔關防民舍多撤輿論不
便吏判宋時烈以為水原不無五患之慮弘濟洞既是 英

陵局內自古有譽莫如定于此云云 陵事久未決宋時烈宋
浚吉又劄請健元陵內擇定領相李景奭劄令舍 先陵內
不易得之神穴反取五患必至衆怨必萃之地安保地理之
必吉乎於是定用 健元陵左岡○宋浚吉又言山陵有司
魂返魂等祭語涉佛經請勿行 上從之○東平聞見錄曰
孝廟因山旣成 仁宣王后欲謁于園陵未知廷議使余
私問于先君鄭太和 先君據禮婦人不上塜語達之 后不復
言○癸丑奉遷于驪州詳見下 ○聞見錄曰國恤時太內及王
子女進香也必以錦綉裁花插於油蜜果其費甚巨 孝廟
大祥亦然後於 孝廟硯匣中得御書乃遺誡勿用綵花也

寧陵遷葬時不復用綵花蓋遵遺意也○領敦寧李景奭撰
進大行大王行狀無闡揚平日志業者 上傳于承旨金
壽恒曰期挽斯世伸大義於天下此宗 先王之志也今此
狀中不甚擧論此一欵不可不明白寫出此意傳諭于誌文
製述官誌文曰臨御十年克念克勤未嘗一日或怠乃以某
月某日禮陟真所謂創業未半中途崩殂嗚呼天乎 聖志
克定卓然如青天白日常有日暮途遠之歎時有荊南蜷對
之賜其沈機妙計有非人人所可窺測者弧矢鐵杖瘏痡豪
英而齎志不伸惜乎時勢然也 王在燕忽見五彩凝室神
龜出現昔禹抑洪水而天乃以是錫禹使 王志業成就則將

不在禹下奈何天視兆而不畀壽使天下萬世不得受其賜歟匪風下泉之終於變風其意安在豈天不能勝氣數而然哉雖然達皇極明人倫以基萬世無疆之業與天平地成者未嘗不同龜真有知也噫此可以慰臣子無窮之痛也史判宋時烈製進時諸議畏其觸忌迭請刪改領敦李景奭貽書於宋時烈又抵書捴護使沈之源而入告恐動之 上問于宋時烈[illegible]力辨之 上命勿改只令勿刊以防宣泄○大行大王謚號彼人所定二字依 仁廟故事將不用尤庵創言旣不用彼謚則八字似埋沒請自我國加二字為十字謚時議多以不用彼謚為慮同春曰列聖謚首以中國所賜二

字其下八字卽本朝所定也　仁祖不用彼謚故只八字
仁祖旣然今何慮也　仁祖旣用八字今用十字亦未安命
從同春議○黄江問答曰　孝廟君臣復讐事人至今以為
迂濶吾則以為大不然　孝廟入彼國時彼之南征北鬪皆
得隨行虜之兵戈技藝皆悉知之惟龍骨大馬扶大八王九
王可畏今皆死無足畏者遂於戊戌與尤庵密勿經營蓋
孝廟之意亦以為衆寡不敵不可長驅惟養兵畜財内脩
攘外存羈縻以待彼釁欲為大伐者而未滿一歲奄忽　昇
遐天乎痛矣○肅宗癸亥尤庵疏天佑我東箕子東來　寔
為夏逮至我　朝聖聖相承適值中否丙子之亂義理晦塞

惟我　孝廟蓋嘗曰予固以明天理正人心以飭我五典而
成敗禍福非予所以逆睹使　聖壽靈長則其不但已也審
矣上天不仁弓釼遽遺孰不爲天下痛恨哉是宜追崇尊尚
加隆廟儀爲百世不遷之宗領相金壽恒左相閔鼎重判府
事金壽興李尚眞與六卿以下三司皆無異議獨朴世采難
之　上命禮官斯速擧行刑判金德遠疏　孝廟世室已卜
告廟日惟我　仁祖撥亂反正應爲不祧之廟不待當祧而知
若謂日後應行而獨不并行於今日不暇有先後失序之議
乎金壽恒閔鼎重宋時烈金壽興鄭知和李尚眞及朴世采
以爲　孝廟尊世室之日并行告　廟似爲有據　傳曰合

當仍命并告 廟○因繼錄曰 孝廟末年清譯其隨使行
入燕站上有年老清人牽馬者呼而語曰我是邊巡使從
爾國境來聞汝國方有意大國何不自量耶皇明不幸運盡
於闖賊清人滅闖賊而有天下賴天之助至此耳汝國〻弱
力小故奉正朔進貢出於畏天之道也汝國恥事弟君為大
明伸大義名非不正而汝國兵力其能抗大國乎汝國如此
陪臣亦將效而萌此心吾恐大國不可滅而禍起域內國隨
而亡麗末汝國始祖回軍事尤可戒清譯不知其言之有心
而不告于使臣人無知者同行漢學譯官趙東立臨殁始言
之

附己亥服制議

顯宗己亥五月嗣位 孝廟昇遐翌日禮判尹絳叅判尹順之叅議尹鑴達 慈懿大王大妃服制議大臣儒臣事達下禮官來問贊善宋時烈宋浚吉曰儀禮喪服疏有雖承重不得三年之文 大行大王雖已承統然於倫序自是次嫡 大行大妃當爲服不得過朞年矣尹鑴聞之乃引斬衰章賈疏所謂第一子死取嫡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亦名長子之文謂 大王大妃當服齊衰三年書送延陽李時白院相鄭太和邀宋時烈于闕門外示之宋曰禮有是言也然其下方又有嫡妻所生第二長者同名庶子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

種之文均是疏說而觀其立文之意所謂第一子死恐指未成人者也仍舉四種說以對所謂四種說疏曰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種一曰正體不傳重謂嫡子有疾不堪主宗廟也二曰傳重非正體謂庶孫為後也三曰體而不正謂庶子為後也四曰正而不體謂嫡孫為後也鄭相搖首止之曰昨顯若無子孫則此言無傷也今若以此為證則萬一有奸人因此體而不正之說構成禍機則吾輩不足言國事稅駕於何地宋曰無已則大明律及國制無論長子庶子皆服朞以此為斷亦合從周之義也仍示喪禮備要院相曰今得此證無夏憂矣於是大臣沈之源李景奭李厚源元斗杓李時白等議

皆同遂定為朞年尹鑴以不行其說又引儀禮斬衰章外宗猶內宗之文謂 大行大妃亦當服斬衰宋又辨曰內宗婦人皆是臣子故服斬今 大王大妃則 先王之所臣事也乃不服本服而反同於臣子乎鑴又引武王臣文母之說宋曰朱子既引劉侍讀之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後人何敢為此言乎

十二月吏判宋時烈去國先是 大行大王因雪變求言鏡判洪汝河疏斥李厚源而疏中有崩岁二字崩岁山連兒蓋謂李與宋時烈宋浚吉朋比如山連也乃鑴輩之計時以違豫未入啓至是公除後改呈宋時烈連章乞罷留疏而歸

庚子三月掌令許穆疏儀禮註疏喪服斬衰章父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体於上又乃将所傳重也鄭玄曰不言嫡子通上下也亦言立嫡以長釋曰言長子則通上下之號惟據大夫士不通天子諸侯言太子亦不通上下亦言立嫡以長者欲見嫡妻所生皆名嫡子第一子死也則取嫡妻所生第二子者立之亦名長子若言嫡子惟據第一者若言長子通立嫡以長故也齊衰章母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鄭玄曰不敢以己之尊降祖禰之正體也嫡〻相承謂之正體乃得爲三年衆子承統者同立庶子爲後謂之體而不正不得爲三年妾子故也　昭顯早世

孝考以 仁祖第二長子既承宗廟 大王大妃爲 孝考
齊衰三年禮無可疑今降爲朞其服與體而不正不得三年
者等其何據也設令第一子死也既爲之三年則爲第二長
子承重者當服朞不見於經文爲長子傳何以三年註曰雖
承重不得三年有四嫡子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
者曰正體不得傳重立庶孫爲後曰傳重非正體立庶子爲
後曰體而不正立嫡孫爲後曰正而不體若經所謂立嫡以
長亦云體而不正耶請追正喪服之失 答令禮官稟定領
敦李景奭領相鄭太和領樞沈之源議當初獻議既遵行
先王之制不敢更議云云判樞元斗杓議許穆所論皆經傳

明文禮所謂四種之說蓋謂父王為庶子之喪也非為母后
為承統之嫡子降從朞也臣不可以當初做錯再誤典禮○
右贊成宋時烈議當初妄議今被臺臣大臣操戈入室不可
復容其喙也始聞服制改定事來議臣以為有別樣可据禮
及見原任大臣及臺臣論則真與魏徵對昭陵事相類也當初
獻議時臣固知有此儀禮疏說而其說有不能無疑者故與
其輕用可疑之疏說毋寧從大明之制為寡過也今許穆疏
其引證緊要只有二段其一長子死立第二長者亦名長子
而服斬也其二立庶子為後不得為三年妾子故也臣之常
疑者正在於此穆之所證亦在於此夫所謂長子死者未知

謂已成人而死其父服斬後又立次嫡謂之長子其次嫡死又
為服斬三年耶如此則其於無貳統不貳斬之義何如耶抑
以為死在幼年其父不為之服不成為嫡然後立次嫡為嗣
而謂之長子此長子死則乃服三年耶若如此則穆之說恐
不得為定論也所謂立庶子為後不得為三年妾子故也云
者此固疏說而妾子故三字是穆自下之說非疏說也夫所
謂庶子者固謂妾子也然次嫡以下雖人君母弟亦謂之庶
子故疏有庶子妾子之號嫡子第二者同名庶子也然則
孝宗大王不害為仁祖大王之庶子也庶非賤稱乃衆子
之義也考諸禮經此類甚多未知此疏所為庶子者果為獨

指妾子而次嫡以下不與否爭疏意不敢明知此臣之所疑者也今穆斷然不疑更詢於穆則可知矣又曰文王捨伯邑考立武王而周公制禮則拳拳於長庶之辨周公立經子夏傳之鄭玄註之皆無次子為長子之說至賈公彥疏始有此說賈是名儒然不經程朱勘破則未知其說果如穆之所云乎且疏說既曰立次長亦為三年而其下又曰庶子承重不為三年此二說自相矛盾故穆必以庶子為妾子而次長則不與焉今必得次長不為庶子之明文然後穆說可從也且有一說焉賈疏只言第一子死而不言第一子無後而死則此恐是未成人而死也此正緊要處許穆似不細考遽然立

說然則檀弓之免子游之衰果皆不足恤乎且以人情事理
推之長子雖已成人而死次長皆名長子服斬則非但嫡統
不嚴爲父者一身上其斬不已多乎父至尊也女出嫁猶不敢服斬
其不貳斬之義截然矣况父之於子旣斬第一子又斬第二
子以下無復限節耶盖穆徒知第二子承重者服朞不見於經而
不知第一子成人而死第二子承重者服斬亦不見於經也何可執一而廢
一乎且以 世宗言之假如聖壽無疆 文宗先陟 世宗當服斬而立一大
君爲嫡一大君又不幸則又服斬又立二大君如是以至八大君皆服三年則是
九三年矣此必不然也若曰帝王當以即位者爲統 孝宗
旣主社稷不得不爲之三年云則亦恐不然如是則何必次嫡

雖妾媵之出皆可三年假如光海終於初年則 仁穆大妃
為三年乎若曰大王之喪雖緦麻婦女亦必服斬 大妃亦
當服三年云則亦恐不然為臣子者固不敢以功緦服、大
王矣今 孝宗大王於 大王大妃有君臣之義乃反以臣
服君之服、 大王乎至於原任大臣所謂蓋謂父王為庶
子喪非為 母后為承統嫡子降從朞也云者尤不可曉今
日所爭只是次嫡通為庶子與否及既為庶子當服朞與否
而父王既以庶子不服三年則雖已承統 母后何敢獨服
三年乎況 大王大妃於 昭顯喪既與 仁祖大王同為
長子之服其義何可變於今日乎大抵臣之議禮之失不能

明知疏意不得已從大明之制矣孔子曰吾從周今日所定妄謂不至於大悖云〻○左叅賛宋浚吉疏我朝典禮宗無爲子三年之制其在古禮倘不明白毋寧遵國典之爲愈故臣亦無異見以朞爲定矣今者許穆之疏亦不能無疑者矣蓋儀禮爲長子通上下而言也若如穆說則設令嫡妻所生有十餘子而第一子死爲之服三年第二子死又服三年不幸第三四五六死皆服三年耶竊恐禮意決不如此且疏既明言第二嫡子以下通謂庶子之義其下文謂體而不正卽庶子爲後者也此庶子穆必以妾子當之果爾則疏說徑庭似無是理竊疑疏所謂第一子死者卽下文所謂嫡子有廢疾若

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不得三年者也第一子不受重者死則取嫡妻所生第二長者立為後亦名長子而又死則既不為第一子服三年故應為第二為後者服三年若第一子不至有廢疾無子既為之服三年則第二子雖他日陞為後無亦不服三年只服朞即下文所謂體而不正是也若妾子為後則雖第一子廢疾無子而死不服三年而亦不為妾子服三年故上文特言嫡妻所生以明之臣不敢質言無乃禮意如是耶穆說之外又有或者之論以為帝王家以繼統為重雖支子入承者皆當服三年果爾則兄繼弟叔繼侄毋論正體非正體皆可服三年耶無於禮之禮恐不可輕議云云○許

穆再疏曰宋浚吉劉論與臣大相不同臣所言者立嫡以長
之義也所以為長子三年者以正體於上又以其傳重也第
一子死也立嫡妻所生第二長者亦名長子其服在斬衰三
年条則所謂既為第一子服斬則為第二長子不服三年之文
經傳不見自第一至五六皆服三年之喻臣不知其所謂也
所重者為繼祖禰之正體也非為第一子斬也喪服傳註曰
嫡妻所生皆名嫡子又曰嫡妻所生第二長子是衆子又曰
庶子妾子之號也有擧衆子而言者五服啚為長子斬衰三
年為衆子不杖期是也擧衆子則庶子在焉有擧庶子而言者
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是也擧庶子而衆子在焉以遠別於

長子故與妾子同號也非此類丨嫡子庶子未嘗同号也至於雖承重不得三年註有嫡子庶孫庶子嫡孫之別且甚明白嫡妻所生不曰皆名嫡子乎庶子之稱不曰妾子之号乎孝廟以 仁祖繼體之嫡子承 宗廟君一國喪不用三年制降而為期是體而不正之期歟正而不體之期歟抑傳重非正體之期歟臣以喪服為長子三年期年之制及嫡子庶子之別為啚以獻云云 上遣史官以穆所進喪服啚更議右贊成宋時烈宋辨之曰盖以上下䟽說觀則父為長子条既曰立第二長者亦名長子其下文又曰第二長者同名庶子又其下曰體而不正庶子為後是也此三說一人所

記反復叅考所謂第二長者亦名長子而服斬云者恐指第
一長子死於殤年或廢疾其父不爲三年然後立第二子亦
名長子而三年也若第一子當傳重而死其父爲三年則雖
立第二嫡承統亦謂之庶子而不得三年也如此者則上下
疏說不逕庭矣所謂第二長者同名爲庶子云者蓋第二嫡
子須別於妾子則謂之嫡欲別於長子則謂之庶固不害隨
事之稱也但此庶子既曰妾子及次嫡之通稱則下所謂体
而不正之庶子未見其獨爲妾子而次嫡不與之義也朞服
疏曰君之嫡夫人第二子以下及妾子皆名庶子朱子曰凡
正体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也正正体謂祖之嫡也下正謂

禰之嫡也雖正為禰嫡而於祖猶為庶故謂之為庶也所謂
正體在乎上者嫡子承父後者也所謂下正次嫡之嫡子也
何以謂之正又謂之猶庶也嫡故謂之正次故謂之庶雖嫡
而以次故至其子猶稱庶況於其身不以庶稱之乎今以疏
說及朱子說觀之此所謂庶子為後必以為獨指妾子而次
嫡不與云者臣實不能信也　上遂從着年之議○許穆作
三疏不上又作正體傳重說曰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宗
周之重在伯邑考而不在武王耶經常大義萬古不易〻則
亂矣君子懼焉○前叅議尹善道疏曰即今安危迫在朝夕
臣不勝嫠婦之憂杞人之懼噫聖人於喪制禮天地之尊卑

宗社之存亡無不係於此矣承統之子與祖爲體父之於嫡
子之喪必以斬衰三年者非爲子也乃爲承祖宗之統也私
家尚如此况國家乎况末世危疑之際乎然則定臣民之心
志絶不逞之覬覦豈在此矣 孝宗大王之喪 大王大妃
之當爲齊衰三年昭然明矣當初儀註定爲期年此豈明大
統固宗社之意哉許穆一疏誠喜國家之有人矣時烈乃反
遂非文過曰今必得次長不爲庶子之明文然後許穆之説
乃可從也今我 孝廟是 仁祖之次長疏説既有立次長
亦爲三年之明文則何必更責必得次長不爲庶子之明文
於許穆也時烈又曰文王傳國則舍伯邑考周公制禮則奪

拳於長庶之辨周公豈為伯邑考而作此禮也其可執此禮
而謂 孝宗非嫡長而不為三年乎時烈曰長子雖成人而
死次長皆名長子而服斬則嫡統不嚴云其意蓋是必欲歸
重於成人而死則嫡統在於此次長雖同母終不得嫡統也
次長承父體祖主鬯之後猶不得為嫡統而嫡統在他則是
假世子乎攝皇帝乎且次長而立者不敢君於已死之長子
孫而已死之長子孫亦不臣於次長而立者乎古公雖立季
歷而泰伯有後則古公之嫡統猶在於泰伯之後乎文王雖立武
王而伯邑考有後則文王之嫡統猶在於伯邑考之後乎時
烈又曰為父者一身上其斬不已多乎至引 世宗朝八大

君設辞而證之　世宗之聖壽無疆而八大君雖皆短命豈
有八大君各立三年之理此乃必無之事乃敢以此等説禦
人也宋浚吉劄嫡妻所生十餘子第一子死至第二三四五
六死皆為之三年云均是必無之理二人所見真是魯衛政
也時烈曰疏説既曰立次長亦為三年其下又曰庶子承重
不得為三年此二説矛盾云此所謂庶子果是正室衆子之
稱則誠與上文矛盾如指妾媵所生而言則不為矛盾時烈
何所據而明知此不是妾子之稱乎時烈又曰　大王大妃
乃反以臣服君之服〻大王乎云父之於長子服斬者非子
服父之服乎君之於世子服斬者非臣服君之服乎何其言

之無稽至此耶嗚呼自 先朝倚重而委任者無如兩宋而不能輔導 先王至有啣縻之虞至於梓宮之不得用乃萬古所未有之變也衣冠之藏送終之大事而舍其極吉就次久缺殊非卜宅安措之意也今此大王大妃之服以三年改儀註行會於八道使大小臣民曉然知朝無異議措國勢於泰山盤石之安臣以此疏之入不入此言之行不行卜主勢之固不固國勢之延不延也云云 承旨金壽恒等以用意陰慘啓之 上命還給 教曰尹善道心術不正當繩以重律有不忍罪者削官放歸田里副學俞棨修撰沈世鼎等請示其疏於朝廷明其罪而投之放逐四裔 上從之善道三

水遠竄館儒李稽等疏請亟正邦刑大諫李慶億司諫朴世
模正言權格掌令尹飛卿持平李𡋡鄭修等啓善道疏直一
告變書請鞫問按律累啓不允只命安置○右尹權諰疏三
年之制必然無疑諸人猶且執迷時烈所謂 先王不害爲
庶子之言謬之甚矣此所以來善道之說也善道之詆說誠
可惡而能言人所不敢之言亦敢言之士也無故而殺士不
幸近之如臣踈妄酒狂不知將來有何妄發得罪於 聖明
此臣所以不可不去也云云校理金萬基李時術副學俞棨
等劄斥救護凶人正言權格請罷累啓而允權諰出城 上曰
權右尹又出去如此之士幾盡去國予心缺然遣史官令諭速

咼幡然副護軍李惟泰工郎李翔極論認兩司亦疏斥認○
宋時烈上疏待罪遣史官慰諭回啓曰嘗見漢文帝與南越
書曰朕高皇帝側室子也然而當日不以此少漢文承主統
緒皆漢文子孫也四百年之後昭烈正位漢中朱子大書特
書明其正統雖稱側室子而無害於正統况 先大王之為
次嫡乎臣愚之見如此寧意妄發善道之罪臣〻自犯罪也
云〻○右相元斗杓劄曰帝王以宗統為重諸侯奪宗聖庶
奪嫡即古訓也漢文帝唐太宗雖以旁支入承漢唐相傳之
統舍此安歸乎今我 大行大王即 仁祖之第二子非疏
所謂嫡妻所生第二長者乎又曰若言嫡子唯舉第一子若

云長子通立嫡以長也必曰長子然後通第二子以下承統
者皆可為三年其義乃明也此說斷然為今日論禮之證何
必強庶子為後不為三年之例自生疑惑乎至於不貳斬本
為之人後而言也既為所後斬又為所生斬則是貳本也父
母之為長子本為尊祖承統則雖二三其斬安有貳本之嫌
乎目今練日且追斷而行之是在 殿下儒臣中李惟泰沈
光洙許厚尹宣擧尹鑴當在與聞之列也云云 禮曹啓李惟
泰議臣與宋時烈宋浚吉論之久矣所見無異同云云 許厚
議參商諸議惟在 聖明酌而處之許厚穆之從兄也尹鑴
議諸臣各執所見惟其允合人心關係大經而行之耳云云

沈光洙議宗統爲重似乎得矣領敦李景奭議既陳前見今
豈有他領相鄭太和左相沈之源議當初議定只據國制及
考宗錄未有行三年之制既以喪制從先祖之義仰對聖
問何敢更議領樞鄭維城議同尹宣擧在外不收議 傳曰
從多議施行尤菴年譜曰禮訟之作權炭谷子惟爲先生婿
者嘗責尹吉甫曰尊長與我婦翁言則主期年與吾輩言則
主三年何不直耶吉甫曰此事終成滔天之禍救時之道不
得不然○許穆期三年服制辨父爲長子斬非爲第一子也
爲傳重故也第二長者既爲後則尊祖敬宗禮從而重第一
子不受重則不三年第一子受重則三年此人係於禮所重

在禮令以爲第一子斬爲第二子受重者不斬則此禮係於
人所重在人又曰所謂貳斬適人之女爲舅斬不爲父斬爲
人後之子爲所後斬不爲所生斬此則其義不同爲次長傳
重者斬所重在嫡〻相承尊祖禰之正體推之一本無貳斬
之嫌今檀弓免子游衰之喻尤非所敢知也礼記公儀仲子
之喪舍其孫而立庶子檀弓免而談之司寇惠子之喪廢嫡
子而立庶子〻游衰麻而談之昭顯雖有子　先王之所廢
而　孝廟宗　仁廟次嫡既立爲世子受重承統礼所謂正
體傳重者也今以　孝宗不害爲　仁祖之庶子人之執謬
不悔欲驅一世而自勝有如是也○尹善道礼說疏說既曰

立次嫡亦為長子三年其下又曰庶子承重不得為三年此所謂庶子果衆子則即次長也其言何不同也許公以此庶子為妾子者得矣宋公以此庶子為次長而疑上下說矛盾非也然雖卒妾子既立為太子則當謂之長謂之嫡故愚則此所謂不得為三年之不字恐亦字之誤也大學新民之新誤為親則疏說亦為三年之亦誤為不字何足恠也又曰檀弓免子游衰皆立孫之說也昭顯既歿 仁祖議建儲時献此說猶或可而 孝廟君臨十年之後豈有為此言之理也拈出此言論宋罪宋必無辭矣今以承宗社臨臣民十年之久為非嫡非長而待以庶子之禮何也云云此乃善道在謫時所

作也○宋時烈服制辨嫡妻所生皆為嫡而妾子為庶也妻所生之中以長對衆則長為嫡而衆為庶考之禮不啻明白况古人謂武王為聖庶奪嫡武王是太姒子豈非正而猶謂庶又曰今彼輩大體不過儀禮長子疏所謂第一子死立第二長者亦名長子之一語而已不曰長子死而曰第一子死者明其死於殤年不成為長子也其下只當曰立第二足矣又必着長字何也明第二子亦死於殤年則亦不得為長子必此第二子長為成人然後始為長子也又曰儀禮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疏明言庶子妾子之號而嫡妻所生第二子以下亦名庶子者遠別於長子也其下仍着四種之說則此

謂庶子正指妻所生遠別之庶子也許穆乃下妾子故也四
字其誣甚矣昭顯喪　仁廟從國制只服朞據禮經則宗斬
衰也既於昭顯服長子服則於　孝廟服衆子服無疑也只
是諸人怯於鑴穆等發持之説不敢分明説罷矣己亥五月
五日鑴自闕外入送貫疏第二長者亦名長子之説余於領
相座攻破鑴論鑴即變説為君喪内宗皆服斬之説余又辨
以母之尊反為臣服君之服鑴又引武王臣文母之説夫論
語古註以文母充亂臣十人之數朱子引劉氏説子無臣母
之義以破古註之誤則鑴之此論亦異哉又曰彼輩引禮経
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之説夫所謂天子所建之侯若於倫序

為弟則當其兄之宗立廟於所建之國若理所當然則只曰
立宗可也何必曰奪宗也夫奪云者明其不當有而有蓋長
子主宗經也次子奪宗權也又曰 孝宗既承大統則服雖
降而大統少無損也服與統自是二事服之降明嫡之義也
統之移尊君之道也今鑴穆輩必曰服降則統不在此以為基
禍張本其亦憯矣又曰人君於長子承統則三年衆子承統
則朞其餘則絕而無服今謂 仁祖當為 孝宗服朞者是
以不承統之衆子服之耶如不以 孝廟為承統則直為無
服可矣其謂當為朞者以承統故也又曰以士夫言則次子
傳重則其父當服朞其家之統傳之次子之子與孫豈可以

服之降而統不在此乎尹鐫是稍黠者故變其初說之窮遂
為子可臣母之說如穆菴只以服降統降之說恐動 主聽
搆成士禍又曰兄亡弟及是統不可絕而出於制變也雖如
此兄弟之倫不可以死生有異故弟雖承統而兄之為兄自
若也庚子獻議時引檀弓免子游衰者特以明 昭顯雖歿
孝考之待以兄服以兄而當奪其宗如武王然矣既謂奪則
是適於權非常經之道可知然則檀弓免子游衰是其言經
常之道聖庶奪嫡云者是聖人達權之道也是并行而不相
悖矣昔 孝考陞儲時李相敬輿執經而爭之 孝考即位
置之輔相之位宋公浚吉亦上守經之疏 孝考亦即宣召

大聖人通經權之理豈可及也以愚之獻議執此爲説其亦
可謂𢀓險哉○尹鑴䟽畧己亥大喪時臣在闕外哭班時烈
在闕中與臣書欲用禮家四種之説臣報以帝王家以宗統
爲重四種用不得之意而不得行及庚子夏許穆請改服制
臣書與李惟泰極論朞服之非公論旣發改正歸善勿使時
烈陷於罪且曰太王之宗移於王季不得歸於泰伯漢室之
宗移於茂陵不得歸於臨江宗之所在服之所隆也爲一國
之宗致隆高極尊貴而猶曰以庶子降服云爾則是不亦貳
其宗貳其尊乎又與許穆書曰長者所論足以破今日之議
夫婦所產受祖宗重者謂之非正同之妾子甚姘也諸侯奪

宗聖庶奪嫡宗在此長在此武王既為天子則伯邑考雖有嗣續不為太王〻季之嫡矣漢高為王為帝則刘仲雖為長不得持豊沛宗祊之祀矣武王死太姒尚存則當為繼體之服不得歸重於伯邑考而漢高死太公無恙光武死樊姫無恙則當與天下共服至尊之服不得以劉仲伯升為嫡而降高光之服也然此猶嫡庶若文帝武帝皆側室子也既登為帝而歿則為其父為其母者可論以嫡庶而不服繼體之服乎此王朝之禮與士夫不同也許穆見臣書而韙之惟泰則恚之時烈等見臣書以為意在戕殺與臣絕今已十五六年于茲矣世楨時烈门人也固嘗是臣説而以是得罪於其師

門今者盛言費辭爲時烈分疏臣不能知其說也云云鎸之
此疏乃乙卯黄世楨疏救尤庵時對舉疏也○辛丑知樞趙
絅疏今日警灾審理寃獄最爲第一義而尹善道之不入審
理何也未知善道之罪果何罪耶善道唯以宗統嫡統爲 孝
廟右袒也當善道投疏之日誰爲 殿下進焚疏之策也高
麗恭愍焚李存吾疏光海焚鄭蘊疏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
視昔也今 殿下雖屛諸善道所進宗統嫡統之說斷不可
以置之也 殿下如大覺悟明辨宗統嫡統之歸昭載 先王
寀錄使論禮者不敢爲異辭云云承旨南龍翼元萬石李殷
相李翊漢朴世模鄭萬和啓觀此疏全爲尹善道立幟肆然

籌張云云 傳曰陰邪不正之疏覽之何益還出給又傳
曰嗚呼歷事三朝惜乎疏辟陰慘何至此極今玆 大王大
妃殿 玉冊製述不可以如此人苟充以他人改付標三司請
削黜 上命罷職領相鄭太和左相沈之源筵救絅執義郭
之欽正言權格啓請遠竄閒啓不允○判府事宋時烈疏臣當初
所引檀弓免子游裒之說只欲明長子之爲長子無間於存
歿而今善道拖引立孫之說爲臣罪案至於趙絅疏又以善
道爲 孝廟右袒是則臣左袒於祿蓬也又有一說以爲臣
倡爲 孝宗大王不可入廟之說臣驚殞欲死云云宋相已
亥冬去國連被召不赴至是國祥欲一伸情禮至京而聞趙

絅疏出郊待罪承 敎諭入對仍上此疏歸 上問善道禮
說之如何遂命仍其配所圍籬安置○癸卯修撰洪宇遠疏
尹善道疏辭過激誠爲過矣而其宗統嫡統之說明白的確
不可易之論也宋時烈雖賢豈得每事盡善而無謬誤耶今
之護時烈者至欲使人不敢議稍有異論羣起攻之許穆再
上論禮疏斥出遠郡無復收用權諰纔立赤幟即被重劾趙絅以一言
救善道則指謂奸邪并其子而永不叙用夫絅以累朝耆舊平生忠直
可質神明善道自是氣節敢言之人曾以直疏立節昏朝及在 先
朝有師傅舊恩今以言語之過久竄風霜之地白首殘年死亡無日伏願亟
賜放還云云 上優批之諫院金萬均宋時哲元萬里憲府金益廉鄭

繼胄等啓請削黜玉堂李敏廸李翊鄭喆等刱論皆不從時
宋時烈宋浚吉皆上疏待罪 上優批○丙午工郞金壽弘
掇拾善道之論著說傳播壽弘文忠公尚容孫也大諫李殷相
司諫崔寬獻納李翊正言李稽等啓削版及肅廟初年尤庵被罪
後壽弘上疏已亥服有以臣爲邪說做作文字傳示中外云
所稱邪說指當初議禮之文也玆以前後辨長論庶之文一
部進御云云○是年嶺儒柳世哲等疏宋時烈所進文字曰
次嫡皆名長子而服斬則嫡統不嚴是以 孝宗不得爲長
爲嫡不得爲宗廟主也又其所引下正庶檀弓免子游裒等
說亦極悖理盖下正是稱嫡也故只得祭禰而不得祭祖若

如其言則　先王為庶子而　殿下為下正則　先王不得
繼　仁祖之統而　殿下不得祭仁祖耶儀禮斬衰章經曰
父為長子傳曰父為之服三年尊祖之義也疏曰亦言立嫡
以長者欲見嫡妻所生皆名嫡子然則　孝宗果為庶子乎
疏所云亦為長子之長子即經文為長子之長子則　仁祖
之於　聖考有應服三年之義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則
大王大妃其可為　孝廟不服三年乎子夏傳曰庶子不
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此所謂庶子指凡衆子而言初非
次嫡之立為父後者而言也疏曰庶子本妾子号嫡妻第二
長者是衆子也今同名庶子者遠別於長子故與妾子同号

也然則為衆子時則稱庶子以別於長子及其既立為長子則不可仍稱為庶子也時烈等以我 先王為庶子不可服三年者不亦悖乎疏所謂體而不正庶子為後盖此所謂庶子是妾子也嫡子為嫡出之親子故曰正體庶孫非嫡出非親子故曰非正體嫡孫雖嫡而非親子故曰正而不體庶子雖親子而非嫡出故曰體而不正此庶子果為妾子斷不可以此加之於立為父後之長子也明矣 孝宗以第二正嫡正位宸極可指為庶子而以四種中不正庶子之服服之乎亟擧卞正之典云云答曰疏意出沒言東意西誠可駭矣○尤菴年譜曰賊鑴陰邀奸臣李山海之孫襲謂先生議禮不歸宗統

於孝宗意宗在於昭顯子孫將謀告變松谷趙公復陽知
其謀先播其說袁即逃歸鑴又遣其庶兄于嶺南遊說慫惥
於是柳世哲等祖述鑴論〇玉堂劄曰天子諸侯絶旁期於
衆子絶正統不降 大王大妃之服期正以正統之期非如
士庶人衆子之期也今乃曰以我 孝宗指爲庶子而降服
朞有若不謂正統而爲衆子之傍期者然彼獨不畏欺天之
可畏乎凡四種之類皆傳重而不爲三年不妨繼統 皇朝
三百年我朝列聖皆用期服之制宗統固自若今乃期服
之故統絶倫廢云者不亦誣祖宗乎且渠等所引文之所不
降毋亦不敢降者固是 大王大妃既於昭顯之喪與 仁

祖同為期年之制而今乃必曰三年父之所降毋獨隆之乎
且次長以下同謂之庶子雖見經傳曲禮疏曰君之嫡夫人
第一以下皆名庶子內則庶子解曰庶子嫡子之弟詩本支
百世朱子釋之曰本宗子也支庶子也庶之非賤稱亦明矣
且下正疏之云疏家本意下正非庶子而猶為庶云甬獻議
引此以明庶非賤稱而渠乃敢以此妄加指為　先王不得
継　仁祖殿下不得祭　仁祖言之不道孰甚焉荅曰陰
邪不正之態予已知之豈不欲深治而予意則不在於治其
罪在於欲杜他日之弊也館儒洪得禹等疏世哲祖述善道
嫁禍士林之計妄論朝家大禮於八年之後言之悖逆倍於

善道也人君統緒不係於服之隆殺我朝 貞熹王后為
睿宗服朞 文定王后為 仁宗服朞何害於傳重之統而
渠何以為孝宗不得為宗廟主為言乎己亥大喪時宋時烈
等以禮經註疏不無逕庭處未可斷定以 先朝已行之典
大明時王之制為定大臣朝廷之議皆同遂定期制庶之一
字許穆始以賤稱臆斷勒成儒臣之罪善道以宗統嫡統之
說為搆誣之奇貨世哲等又以 先王不得繼 仁祖 殿
下不得祭 仁祖等說敢為不忍之語云云答曰陰邪之態
如見肺肝何待甬等之言朝家自有處置之道矣○嶺儒成
震昇等湖儒尹澤等疏論世哲罪○上教曰人心不淑世哲

之疏非不欲嚴懲一時施罰不足懲惡不如立為定制以杜
紛紜己亥服制一遵五禮儀有何請改之事此後若復如此
雖稱儒疏當施刑章斷不饒貸之意知委中外○壬子前正趙
嗣基因陳弊疏論期制貶降之失有曰百世之下必有議之
者不可不追悔以慰孝考在天之靈云云都承旨張善瀓啓
趙嗣基犯禁令請付有司勘罪嗣基就理編配諫院請遠竄
不允俄命放釋○是年臺臣尹敬教疏斥領相許積 上嚴
批以符合他意尤庵上疏引咎疏上於正月而三月始批以
符合者非疑於卿同春疏救尹斥許 上大怒竄敬教同春
是年卒筵臣金萬重疏陳齋根入地命拿鞫時 上以許積

事大震怒譴罰隨之屯菴疏論許積仍乞免 詳顯宗記
癸丑寧陵奉遷時尹鑴等使嶺儒疏言己亥之不卜水原歸
罪於屯菴〻〻上疏待罪又以陵上表石事及閔愼家代喪
事為國舅金佑明所斥上箚自辨又遷陵後疏論隧内無故
事 上嚴批又上待罪疏不賜荅 詳顯宗紀
甲寅二月 仁宣王大妃昇遐成服前一日禮判趙珩叅判
金益炅叅議洪柱國啓臣等昨於筵中 大王大妃殿服
以朞服磨鍊而家禮服圖及時王之制子婦服有期大功之
別己亥 大王大妃殿既服朞今此服制為大功以大功改
付標以入〇七月大丘儒都愼徵疏 大王大妃服定以期

追改以大功是遵何禮也夫長子與長婦之服皆爲期乃國
朝經典也己亥大妃服朞既曰舉行國典而今大功之服乃
出於國典之外何其前後異也曾以國制長子之服爲朞年
於己亥而以國制衆庶婦之服爲大功於今日欲人無惑難
矣誠以衆庶婦服爲無害於禮則此義有碍於後世何則
殿下之於 大王大妃若曰衆庶婦之誕生則便是衆庶孫
也 大王大妃千秋有限他日 殿下之爲 大妃地者將
不以嫡長子之傳重自處乎自古及今有承大統爲宗社主
而不得爲嫡長者乎 殿下乃以嫡長自居則兩世報服之
義前後有殊乃不乖於天地之節文哉疏奏數日引見大臣

諸臣出視愼徽疏曰令番九月之制與己亥同異會議考出以啓領相金壽興吏判洪處亮兵判金萬基户判閔維重刑判李殷相判尹金宇亨大憲姜栢年禮判李俊耉叅議李奎齡應教崔後尚獻納洪萬鍾等賓廳啓取考己亥收議以時王之制施行庚子許穆請行三年之制又因元斗杓刱請行三年之制詢儒臣大臣從多議施行判下矣大典服制只曰爲子朞而已別無長衆之別己亥初議定時獻議亦稱時王之制又無長衆之論自有三年之議始以長子次子之説紛然終以國制朞服定行大槩爲長子三年爲衆子朞年即古禮而不分長衆皆服朞乃國制也當初所定雖用國制其後

諸臣所爭者古禮而仍行朞年之制故中外之人皆以不行
三年而爲朞者出於古禮服衆子之制而今番服制改定付
標亦出於此矣○備忘記使大臣以下會議者欲考己亥服
制以定今日大王大妃殿當爲朞年與大功兩款而已滿
紙所寫只是己亥謄錄、、考出豈可使大臣六卿來會乎已
亥服制予則以爲用國制諸臣多以古禮對今啓辭乃以爲
雖用國制中外之人皆以爲用古禮、官付標亦出於此云
是國家所用爲輕諸臣所爭爲重是何道理似當爲大功者
何所據也己亥所未有之禮始出於今日何也 大王大妃
之於姜哥未嘗服長婦之服則期服一節終無所歸乎賓廳

再啓云〻三啓云〻答曰卿等皆蒙　先王恩渥而到今敢以體而不正斷為今日之禮律耶庶子遠別之說不得貫四種不得為三年之文矣父為長子四字下釋之曰立第二長者亦名長子云而其下傳曰正體於上云其可曰體而不正耶賈疏既曰第一子死則取嫡妻所生第二長者而立之亦名長子云而卿等今日引證於不堪主宗廟謂生者也立之亦名長子者謂死者也卿等以不近理之悖說定為禮律指
先王以體而不正可謂薄於君而厚於何地耶予寔痛惡也莫重之禮不可以付托之論斷為定制依當初磨鍊國制朞年之制定行○傳曰内懷衆庶大功之意朦朧磨鍊厥罪

難逃其時礼官郎廳並拿鞫又傳曰忘先王之恩附托他論
之罪不可不正領相金壽興中途付處兩司請還收金壽興
付處禮官拿鞫之　命傳曰李光迪柳之蕃李稽等汲汲營
救不可不懲并削黜校理趙根修撰權愈劉救嚴批趙根補
外大諫南二星疏救傳曰阿附大臣欺君負國二星絶島遠
竄賓廳設啓諸臣皆待命上教中他論乃是指宋時烈時烈
進詣水原待罪○八月　上昇遐　肅宗大王嗣位時宋時烈
不敢入城受服於城外差誌文製述官○尤庵年譜曰上
遣史官諭召先生進詣江上欲陳禮論首末以族開悟治疏
将上有李碩寬者曾出入甚慣至是來問疏意先生無所隱

碩寬盖為鐫細作也於是世楗受鐫嗾汲汲投疏云○九月
晉州人郭世楗疏使宋時烈撰誌何事也頃者執貳之論題
以功服為正敢拒 聖教者祖述己亥庚子朞服庚子之說宗倡
於時烈附邪論之金壽興猶被編配倡邪論之時烈豈漏邦
憲乎云云大憲閔著重司諫李壄啓請世楗嚴鞫 上引見
三公領相許積曰己亥服制只從國制 先王之意非以
孝廟為次子而然則今春大功之服果似非矣大抵前後議
禮只以禮爭之而已非有一毫貶薄之意向日都愼徽之疏
下詢時諸臣重觸天威至被罪今者世楗倣此為說作為攻
時烈之資心術不正矣施儒罰似當矣都承旨金錫冑曰宋

時烈所論是非間既已決斷而猶恐其復進乃為此疏此宗非
矣嶺南人之皆被枳塞誠為久當輾轉層加為此乘機之計
矣許積曰若尹善道者雖可罪之至於只是論禮者并皆廢
棄人情憤怨而如是矣右相金壽恒曰臣為應被罪之人此
後繼起者必不止世楗一人何敢晏然乎左相鄭致和曰請
罪世楗宗出於公嚴鞫雖未當不可對以儒而施儒罰也錫
胄曰當施朝家之罰矣 上曰停擧可也○政院啓曰領府
事宋時烈因世楗疏已下鄉云 上無蔑落○持平李秀彦
疏辨世楗誣 上嚴批館儒韓聖佑等疏答更何起鬧予不
忍聞禮郎金光瑨疏答爾亦紛撓予甚痛惡○玉堂承旨請

對修撰權愈曰世楗之疏危險宋時烈以三朝禮遇之臣狼狽而去宜治其誣陷之罪副修撰姜碩昌曰白首禮遇之臣蒼黃去國自 上無以禮挽留之舉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亾之語不幸近之矣世楗之罪宜從兩司請屛諸四裔 上曰予初不欲停舉而以大臣之言勉從矣何獨請罪世楗而不請李秀彥之罪也脩忘記李秀彥姜碩昌金光瑨并罷職不叙○圻儒李必益等疏 教曰此疏儒并邉遠定配因領相啓只命定配李必益大諫鄭晳獻納李宇鼎正言宋㝡請還收必益定配之命 答曰必益輩么麽人敢以薰猶邪正等語眩亂朝廷只治疏頭是末減○館儒李胤岳等疏 答

曰世楗忠言斥以玄邪必益邪說指為卞誣是何心腸○館
儒李徵明等疏還給諸生空館（不叅疏八十人日傳教還入）○傳曰郭世
楗觧停 特命竄閔愼（詳顯宗朝）○傳曰誌文判府事上來未易
以預差撰進○傳曰誌文中服制釐正一款殊甚踈畧改撰
以入又教曰當初議禮誤引故 先王親考禮經釐正服制
今此行狀中特加云者有若不據經而勒定者然改入○金
錫胄撰誌文曰 孝廟喪 慈懿所服以大臣儒臣言從國
制服朞至是禮官復攄殺 慈懿大妃服為大功 王亟罪
禮官又責首相不從明文而從人說於是邦禮無憾矣李敃
相撰哀冊文曰朞功定制 宸衷决疑云〻進士朴鳳祥疏

行狀誌文何等文字而其定罪首相只以從他人說稱之所
謂人者指誰而言歟從其說者乃可罪而倡其說者有何顧
憚而不為之明言直斥乎至若哀母之文其所謂朞功定制
宸衷決疑云者殊涉朦朧 荅曰爰君進言予甚嘉尚○傳
曰前日誌文行狀中議禮釐正累次改入終不免糢糊今觀
朴鳳祥疏符合予意刻役垂畢已無可及矣行狀中當初議
禮之乖舛者指名改入事大提學李端夏牌招分付李端夏
疏 聖教所謂議禮乖舛者必指領府事臣宋時烈而言也
臣考見撰輯廳日記則辛丑宋時烈入對時待罪曰緣臣妄
引繁文起鬧至此 先王不知臣賤加之罔極之恩臣於

昇遐之後豈敢有一毫貶抑之意哉今之持臣者指以為言
臣宗極天寃痛 先王答以益可見卿之忠赤耳臣又見庚
子宋時烈獻議雖有四種說此不過言三年之服不能無疑
而已末乃歸之闕疑以從明制國典 宋時烈何嘗有固必
之說欲行己見哉及至 仁宣大妃初喪禮官定為大功此
非在外宋時烈之所知也云云 傳曰費辭援章節節駭痛
趂即改入又傳曰一節改撰有何遲延即為改入改撰曰因
許穆疏命詢大臣儒臣儀禮四種之說此本時烈所引語云
云 上教以所引之所字改以誤字以入李端夏疏臣於宋
時烈有師生之義迫於嚴命既作書其姓名又承 聖教書

誤字於其名之下退而思之悔無及矣云云 傳曰李端夏知
有師不知有君父罷職不叙○乙卯 上教以行狀議禮殊
欠明白吏判尹鑴命拈改撰鑴撰曰 仁宣王后之喪禮官
初以期年定 大王大妃之服蓋用唐宋長婦之制也黨人
宋時烈以為先後異制屬禮官趙珩等以大功改付標蓋用嫡庶
之制也 王命賓廳會議 親考以嫡妻所生第二長者立
之亦名長子之文為主而 大王大妃改服朞年以不稟旨
擅改罪禮官以附他論罪首相附麗之人次第論罪且將大
明黜陟而 王不豫云云○庚申鑴伏法癸亥兵判南九萬
追改行狀 孝廟初喪大臣與儒臣議定 大王大妃服制

遵用明制國典爲期年許穆陳疏引儀禮宜用次長三年之
服　王命詢大臣儒臣宋時烈曰疏說有不能無疑當以傳
疑之法處之姑從大明之制明白無疑亦執前見國制以對
遂仍朞服　王大妃初喪禮官眛先喪遵用國典本意以大
功爲大王大妃服制　王命會議公卿對以儀禮四種之
說此本時烈誤引語也　王親考禮經註疏仍命爲期制以
不稟旨罪禮官以附托他論罪首相然後國家典禮始定可
以垂萬世矣○十二月獻納李宇鼎正言睦昌明以宋時烈
請罪事發論司諫沈伋引避啓曰領府事宋時烈荷　孝廟
不世之恩對以賓師契合昭融有若漢昭烈之諸葛亮唐太

宗之魏徵時烈爲 孝廟盡節之心可質神明而議禮之際
古經文義雖有見解之不同不可以此而罪之也 傳曰沈
攸削奪門黜○宇鼎昌明及南天漢李沃合啓宋時烈當己
亥大喪之日 大王大妃服制自有次長三年之禮而乃棄
而不用必欲牽合於四種體而不正之条致令 大妃降服
朞人情大駭公議繼起時烈自是謬見其獻議曰 孝宗大
王不害爲 仁祖大王之庶子又曰次嫡皆名長子而服斬
則嫡統不嚴肆然下語不自覺爲貶損君父之歸言之悖倫
何至此極及其辭窮則誘以遵用明制而乃其本意不在此
故今春 仁宣王后之喪 大王大妃服制又降爲庶子婦

大功之服於此益驗其意本在於體不正之条矣幸賴 先
王洞辨其謬殿下爰命太史載列金石時烈以首論壞禮
之人尚帯職名請罷職依啓天漢等又啓削黜依啓○判府
事鄭知和劄救荅御何濆撓大諫李柙司諫李藼正言任弘
望引避啓 傳曰柙弘望遆差藼罷職學儒李世弼等疏下
上命邉配生員李萬謙進士李震栻司勇尹明遇等疏皆
還給○傳曰禮賓正尹鐫掌令除授前正郎金壽弘兵郎洪
汝河司諫除授壽弘即前擬拾善道論著說者汝河即引崩
歲二字斥兩宋者也○黃江問荅獜坪子楨福昌柟福善焘驕橫
肅宗初年數違豫諸福覬覦非分但西人當路恐不得售

遂援合諸南以鐫穆爲師密謀宋乃西人領袖若除去則可以盡逐西人而逐宋以己亥服制爲罪案則如反掌耳乃謗聞内外以煽甲寅禍云○尤庵年譜曰時凶論日急鐫穆既超擢入朝大引群不逞大諫李之翼首被凶黨引拔○十一月許穆擢大憲○南宜拙二星墓表曰甲寅士禍之作公救議禮諸臣竄海島公之外黨有趨時諂奸者寄書曰叔今年運厄盃觴恐傷壽公以詩荅曰萬事懶從詹尹卜一生長恨楚臣醒公甲寅以来益思吾先子有詩曰青山何處今高臥兒戲人間又一場盖吾先子嘗謂世事如兒戲好誦康節高臥看兒戲之句云云 蹠齋所撰

乙卯正月南天漢李壽慶合啓時烈假借山林把握朝權閲
節狼籍請托横行又曰去年遷陵時石物之虧欠退壙之水
患既自目覩而敢以碎骨等語肆然譏嘲又曰安有主宗廟
十年之君不以嫡統許之者乎又曰池應三父子之変世所
罕聞顚指道臣而酷刑又曰敗常亂倫至於教閔愼廢父而
極矣又曰宋浚吉李惟泰之獻議依㨾時烈之葫蘆雄唱雌
和箝制一世尹善道之論可質百世而受時烈之旨者遽請
殺之其子仁義登第而父子廢錮而死嶺南多士叫閽論禮
則重法繩之請宋時烈極邉遠竄故判書宋浚吉追削前叅
判李惟泰削黜不允李宇謙睦昌明李沃等連啓持平吳挺

昌等請對力請遂命時烈遠竄德源承旨安縝啓以不可守
鼎啓罷縝初修撰任相元大司諫南九萬劄救至是金錫胄
以大臣直竄法例所無爲言許積請用之次罰並不允左相
鄭致和豊陽君張善澂劄　答曰營救誤禮之人予未曉也
兵判李尚眞劄勿論時烈之有罪無罪只以孝廟賜褒之
意釋之云云司果李檁等一百四人疏還出給司藝金益廉
疏姑先遞差教官黃世楨疏絶島遠竄校理尹趾善疏答曰
營救之態不忍正視執義尹拯疏時烈卽臣之所師者也丙
午柳世哲之上疏也湖儒有對卞擧臣代製其疏妄論禮儀
不可倖免　答曰勿辭四學儒生朴泰丰等二百三十八人

疏頭停擧○忠全兩道儒鄭祥龍等累百人疏以爲當宋時
烈竄逐之時有星隕虹貫之變與慶元己卯朱子請罪時變
相符云云傳曰祥龍疏意亟慘擬君父於宋寧宗之昏比大
臣於韓侂胄之奸指時烈以宋朝儒賢此所謂只知時烈不
知君父慶源投畀○金浦幼學李萬亨疏救時烈且言朝臣
事清州儒柳弼明者愚妄無識欲上疏求文於士友忽有人
授以疏草蓋史畧太丁太甲之說也弼明遂上之政院却之
大憲尹鑴啓李萬亨醜辱朝紳至以怪鬼爲言柳弼明論宗
統嫡統無非悖逆請更爲推入以爲下破之地掌令趙嗣基
疏時烈弟子弼明指擬嫡統所在作論曰宗統自有所歸云

此檄也非疏也踈 孝廟為庶而指嫡統所在傳檄而播聞
是乃仁祖之嫡不傳於 孝廟不過為虛器假號今日臣子
皆僞朝之逋臣將置國家於何地云〻彌明疏推入 傳曰
當鞫問彌明誣引崔慎各刑一次定配萬亨疏推入 傳曰
敢云己亥訟礼非為踈薄冨寧定配許積赦施儒罰○鑴嗣
基等啓北路我朝豊沛人心淳古易以誘起請時烈移配南
邊安置大憲李登執義吳挺昌獻納睦昌明等請荐棘遠惡地
始定熊川許積劄陳乃定長鬐○大憲尹鑴掌令閔黯持平
俞夏益李沆等啓時烈等十數年秉執朝權有甚於洪水猛
獸之害請前大憲李惟泰前執義李翔遠竄司藝金益廉削

黜依啓鐫與嗣基又啓前判書閔鼎重前叅判李端夏削黜
依啓沈檀復發宋浚吉追奪官爵之啓依允同春门人洪淂
禹趙相愚等疏卞皆被竄黨令趙嘉錫疏曰禮意深奥自古
名賢亦或誤解宋時烈亦以謬誤固無不可至以貶降為罪
案聽聞寒心諸臣之竄黜凡幾人章甫之編配又幾人哉此
猶不足又及於既骨之宋浚吉噫嘻亦太甚矣○吏叅許穆
疏曰臣於年前言建儲事 殿下已離襁褓而未有建儲事臣
以此上疏時烈以此有不悦語至今攻臣者以宗统嫡统之
說云云是年許穆陞吏判尋拜右相○李袤疏請善道贈職
荅曰尹善道不特忠直乃 孝廟師傅被誣孔壬遠竄纔

域曰儒䟽 先朝特賜還歸死尚未伸雪故贈職正卿而未
贈議政者其䟽中有未安辭故耳○時尹鑴建議 大王大
妃之於 先王當服斬衰三年諸議不可其議不行詳見肅宗記
○七月執義南天澤掌令李馥以釐正邦禮告 廟須教事
發論持平權瑎安如石立異引避掌令金瑍請遞天澤等其
論遂止丁巳六月鑴等又使鄭之虎發告 廟論正言李后
定獻納李日井立異引避持平金璁處置褫兩李而出鄭都
承旨李元禎曰若不殺罪魁而只告 廟有何難哉校理李
鳳徵曰豈以宋時烈死生廢此告廟乎左相權大運曰不殺
罪魁只告 廟非重大之事矣於是金璁權瑍等遂發啓

荅曰向者李溶者滿紙疏說斥臺官爲恐動起禍之端今日
爾等又從而發論其心不可測亟停勿煩 上謂許積曰卿
居首席何無一言積曰雖曰只行告 廟不爲加律旣告之
後若曰告 廟而不殺罪魁寧有是理則無以調劑 聖明
量此處之好也許禔曰一種議論恐宋時烈加律欲爲沮遏
非所以奉宗廟之意也時李元禎白上曰乙巳僞勳之削也
亦告 廟而尹元衡未嘗加律云云判樞鄭知和劄尹元衡
已於 明廟末年擯死僞勳始削於 宣廟朝近聞筵臣以
元衡告 廟而不加罪爲言告君之辭何其誣罔哉只行告
廟而必不加律之說萬萬無理將至不忍言之地云云兵

判金錫胄曰當今所務惟在鎮定而告 廟事紛紜極爲寒心矣
○趙嗣基柳命天命賢李鳳徵李聃命等疏請告 廟儒生
李濙等四人蔡愭胤等十四人鎮川朴之濾文義黃錩開寧
薛居一咸陽盧灦嶺南李在憲等湖南薛圭徵等太學生李震
翼等六十六人果川許楝參奉洪萬亨等皆疏請告 廟○
龍仁趙守善疏致時烈于獄究問其情則理必屈伏請斬時
烈之疏必自其黨出云○學儒李碩徵聚徒百餘人疏請告
廟以僞朝閏位等語斥議禮諸臣又言參判呂聖齊所寫篆
文中王字缺畫以爲有不臣之心金錫胄陳其悖慢之狀碩
徵又疏斥金呂引神武門韓侂胄等語 上命停擧權大運

李鳳徵伸救解停○校理崔錫鼎救宋時烈金壽恒且斥尹
鑴奸狀閔宗道吳挺緯請遠竄 荅曰伸救罪魁情態可惡
遠竄過矣○尹櫶等五百四十二人疏救曰賛揚罪魁而目
廷臣以貞衮不可不懲江界定配尹憲卿等一百八人疏救
曰救解罪魁醜詆朝臣邊遠定配蔡河徵等一百六十人疏配
慶興李東亨獨疏配慶源李永敷等疏尹夏柱等疏并還給○
十月增廣會試題羨瘥不如惡石右相許穆疏左傳引喻專
以舍長立弟為非矣今其用意貶非 先王釐正之意云云
試官朴泰維邊配詳肅宗紀○是年朴瀗疏論宋時烈事先是乙
卯鑴穆與楨柟謀不軌 明聖大妃發其奸楨柟竄尹鑴洪

宇遠疏勸上照管 慈聖動靜丁巳許穆請放楨柟從之有
幼學朴瀗疏誣 慈聖判府事金壽恒劄論瀗罪且言楨柟
事 上嚴批壽恒付處瀗原情內宋時烈等以為巳亥議禮
君善道趙絅相繼陳疏終不能得而 先王末年覺悟者必有數三公子出入禁
中交相浸潤之致云云判付內 先王親考禮經可質神明必由於二三子之說敢加於
先王各別鉤問右相許穆劄救瀗此疏非瀗自做之說云云承旨趙嗣基疏救瀗以為
瀗蓋言遺言之無狀非敢自欲非毀 先王慈聖也云云吏判尹鑴又疏救瀗云云特
為定配詳見肅宗紀 ○己未以釐正邦禮告 廟是年三月江都有投書變移
配宋時烈于巨濟初宋門人石谷宋尚敏上疏備述禮訟始末作一冊
子又陳鑴穆奸狀時有凶人李有湞承鑴嗾投書江都育宗

統失序推戴王孫之語等城將李灟送其書于兵判金錫胄
錫胄進之　上命搜捕投書者尚敏之疏適值此際凶徒以
為與有湞凶書滚合為一既杖殺尚敏及爲疏人朴世徵又
杖殺李灟安置王孫焜熀等絶島鐫又恐動以為有變請守
宮城又引武元衡事請護衛公卿家於是兵挺緯權大載李
玄錫等合啓請宋時烈移配絶島荐棘　允之鐫又使其門
客李煥作匿名書列一邊士流為謀逆夜掛城門鐫上密劄
請盡殺匿名書中人其書中有居昌云〻捕拮居昌其事遂
歸於煥鐫又劄救事遂解於是人皆謂有湞凶書亦時輩所
嗾也及捕鞫有湞汲〻誅殺以滅仍以有湞之變乃宋時烈

釀成請告 廟須教 允之詳見肅宗紀○大諫崔文湜持平李漢
命裵正徽獻納李華鎮正言金儁相李寅賓等合啓宗統失
緒非有偵之言即時烈之言也焜熀無所與知而安置絶島
則豈可使釀成凶謀之時烈與焜熀同科哉今已告 廟須
教請按律副學柳命天校理睦林儒沈檀睦天成呉始壽金
弅久李湜等劄請從兩司啓不允領相許積曰臣則以為時
烈受 孝廟罔極之恩寧有貶降之意必是執拗所致矣及
見檀弓免子游裘又以為妄發渠亦楊前自陳妄發矣厥後
抵于金壽恒書出則始知其心所在尚敏毋子投進之後尤
覺本心所在矣又曰前者寧陵壙中有水之狀出蛇之迹非

但十日所視渠亦目睹而終欲諱之出入壙中之人衣帶盡
濕而出而拂拭則見而發怒至於旣遷之後又投䟽追咎語
極凶惨其欺蔽何可勝言乎柳命天曰其書所謂温泉則迹
年幸行咫尺寧陵一不展謁初以弘濟洞為遠而不用雖
寧陵之近而不能省與英陵何異哉此何等語耶權大運
曰時烈宗社罪人也吳挺緯尹深李漢命右相閔熙户判睦
来善刑判鄭樠禮叅權大載江留尹以濟承旨李鏶等陳達
皆同 上不允大運曰安知無隱伏之禍迫在不日耶今戒
嚴已罪人心危懼如不允從此啓則寧有宫城扈衛以為防
患之地 上不荅許穆劄曰時烈以 孝廟為不當立之君

貽損至尊疵毀 先王當死一也 寧陵玄宮不敬之变時烈專掩匿覆盖以地蒸積之氣誣為吉祥請外修封等罪當死二也時烈擅國自用屏逐良善变更舊章誤國乱政罪當死三也云〻合啓累月不止湖西蔡範夏李之[illegible]等相繼疏以為越海招冦指日犯闕放火宮城云〻嶺人李顯命疏言宋時烈以舍孫立子譏 仁廟冒嫌受國貽 孝廟云〻 上皆以勿煩答之合啓凡五十七度 上終不允遂停○尤庵年譜曰寧陵宲因石儀罅隙事有難言者先生以情跡之嫌不敢有言乃貽書右相金壽興曰庚子 聖上親審改封宲出聖斷今專罪諸臣豈聖人躬自厚薄責人之道耶執事不可

不容進規戒庚子後 聖上違豫廢展 陵然温泉則逐年
幸行此不能無疑今日啓迪之道執事不可囁嚅也盖先生
之意寔出於程子昭陵時極言於韓富匡救君德之規也金
公畏忌終不敢入告至是為積等搆罪先生之一端然先生
曽於戊申劄本己酉筵對已陳此義至於遷 陵時隧内乾
燥無故脩陳於揔護諸臣之封啓而積乃以壙中有水衣帶
盡濕等語面謾君父罪狀先生可勝痛哉○遷陵後宋時烈
上頭廟疏曰石灰極堅斧斤相激出火今許積言則壙中
有水痕有虫蛇出入之迹云云異哉○秋命放李惟泰疏決
時右相吳始壽曰李惟泰追悔獻議本乎禮經以三年為是

被罪後以長書貽時烈、、詆毁其書中文字傳播縉紳間又為貽書絶交事云如此改過之人放釋好矣左相閔熙知禁閔黯同禁李夏鎮大憲吳始復等皆言放之似當睦来善曰所謂悔過不過私相傳播全釋未知如何 上曰果有悔悟特為放釋黄江問荅曰癸丑尤庵在萬義草廬在宫村一日草廬送書於尤庵曰京裡人每来問禮說不暇酬應欲作此書以示来人顧点化送之尤庵着過字病語病處手加点化下段有湯武以諸侯為天子則當以諸侯待之乎當以天子待之乎云、尤庵乃荅書還送之甲寅尤庵竄長鬐草廬謫寧邉也李夏鎮謂李舜岳曰惟泰新禮說頓改其見改過

為責我欲白　上放送而收用耳所謂新禮說即癸丑送来
尤庵之說而所謂頓改前見即湯武云〻一段也金溍往長
鬐以告尤庵〻〻不記草廬前說之可以東西看而疑其別
有新說尹拯適来長鬐尤庵曰近聞草廬有新禮說云得見
否拯曰未也辞歸以書責草廬〻〻乃送尤庵所点化禮說
曰此非我獨為尤庵之共商量也此公險詖以造我謗也拯
取觀則果尤庵筆跡也拯亦疑之草廬蒙放中途忽疏以為
臣之所見與前無異不可蒙放云〻還出給
○庚申三月逆堅楨柟伏法積鐫始壽賜死金錫冑等録勲
特放金壽恒還拜領相（詳見肅宗朝）○堅獄時鄭元老拓內吳挺

昌女逆入後宮事若告 廟殺宋時烈以逆黨殺光城則其
事易成矣云云右相閔鼎重曰以今獄情觀之曩時欲告
廟者其意不專在禮論也領相金壽恒曰以此觀之宋時烈之
尚在罪籍宗未曉也命告 廟首發人李沃祭文撰述人權
瑎定配○命宋時烈中途付處已而全釋時李惟泰疏臣與
宋時烈既無服制之說宋時烈亦無長書詆斥之事所謂大
臣之言皆誤達也甲寅都慎徽疏意蓋謂臣等不以 孝廟
為嫡子語極凶險故臣相與往復曰宋寧宗以傍支入承程
子亦謂之嫡子則況 孝廟以次嫡陞可謂非嫡子乎時烈
亦以為然及臣竄後浮言出謂臣新作禮說以為免禍之計

中外喧傳其所謂禮說乃甲寅與時烈往復者也大臣所達
無乃訛傳耶云〻 偹忘曰今觀李惟泰疏時烈之意亦與
惟泰無異然則不可仍置荐棘中特為中途付處移清風尤
庵以為臣罪自若而自 上誤聽人言經蒙放宥義所不安
欲仍留禁郎以為既為付處不可自留乃不得已登程而已
蒙全釋尤庵年譜曰朝廷一新 上於禮論猶未祛惑至是
上以李惟泰改前見特命叙復惟泰上疏以為先生之說
與己同 上命移清風先生嘆曰天恩罔極而與泰之分利
寧不如枯死島中仍有一絶曰 聖恩寬臣海島囚鯨波重
渡淚雙流惟茲舊要〻同利千里山川摠帶着貽書文谷曰

鄙意以為　孝廟却是周武王然必奪而後為嫡故不得不曰聖庶又不得不曰體而不正又不得不引檀游此宗賤臣難贖之罪彼則泛引嫡統是乃本然之嫡統故曩時〻輩以為與己符合至聞於榻前竊念次嫡之說已見於　孝考誌文中何待渠疏而明耶且與宋尚敏所見所言一出於鄙說李叅判與李仲羽書有曰宋尚敏并欲奪　仁祖大王之嫡統於此尤見其鄙說大不同也不同而同受其利古人亦有黯黮而受之者耶今日事　聖恩則雖糜粉何可報也第因李疏爽宲而得之脫不如拘生不如死竊然將此情宲上書都堂以為還入絶島計此若成則快活如登天矣要與老峯

同見之時　上益覔礼䄷之本爲假托先生行至陝川聞全
釋之命○傳曰尹善道贈職還収○命伸宋尚敏竟贈職録
其子救宋被竄人一并放送○傳曰宋浚吉追削之論到今
思之豈非已甚乎特爲復官○傳曰邦礼已定乃敢投疏眩乱
者直以逆律論断自公卿至士人知悉○十月拜宋時烈領中樞
府事別諭宣召曰予以冲年炳理未明眩於群枉之說使卿
北謫南竄至於六年之久到今悔恨曷勝慚靦予既洞察卿
受誣之狀卿亦豈以前事槩念不爲幡然乎予與卿不得接
顔面企想之念尚復如何茲遣史官申亨眷〻之意云〻又
遣承旨　命偕来遂入城謝恩入對○是月　坤殿昇遐成

服後出城劉陳鄭載嵩事　上敦諭勉留○年譜曰先生嘗
記己亥议禮時與載嵩先相公太和問荅語丙辰鄭公將配
顯宗廟庭趙嗣基疏斥鄭與其同為誤礼不當配載嵩欲分
疏父謗疏斥先生所記至以考見備要之語歸之虚妄先生至
是畧及於劉中又引漢賛高事以自訟其曾被悪若不能自
靖載嵩又疏執前説不肯自伏玉堂劉論宋某所記乃與故
相鄭面對酬酢且所記中摇首止之〻語乃表出太和之先
見而載嵩不比之察必欲卞析且取考備要一欵見於丙午
堂劉不啻明白云〻○朴西溪礼訟辨曰其謂當服朞年者
曰次長子固未免為衆子雖長子歿而次子繼而為嗣既本

非長子當服衆子朞年之服其謂當服三年者曰次長子雖
本非長子因長子歿而次子繼而為子是亦名長子當服長
子三年之服令使傍人視之其謂當服三年者不能不以
孝宗為次長子其謂當服朞年者亦不能不以　孝宗為次
長子甲亦曰次長子乙亦曰次長子然而一曰次長子當服
三年一曰次長子當服朞年雖朞三年之說不同其為次長
子之宗終不可易矣同是一說而破以為兩說爭之排擊不
已吁亦異矣夫服之隆殺豈係宗統　孝宗既以仁祖之次
子達為嫡嗣君臨垂統則謂　孝宗為　仁祖之長子豈足
以增光於先王謂　孝宗為　仁祖之衆子豈足以貶德於

先王今但以 孝宗為 仁祖之第二子之故而有此紛紜
不決之訟耳假令 孝宗之於 仁祖為第四第五子 仁
祖擇而建之則此訟何由而起也然則服之隆殺其果有增
貶於宗統之重乎既承大統為第二子與第四第五固無分矣
設使武王崩後太姒尚在其為武王必服三年與不服三年
皆未可知也然不服也有貶於武王乎服之也益有光於武
王乎當是時亦可使有宗統不明之說乎明者必有以辨之矣
夫 仁祖之授 孝宗孝宗之承 仁祖如周之武王文王
其亦足矣制服之隆殺輕重又何與焉古禮既一無正文傳
疏間有異同一時之禮酌定行之用甲用乙無所不可固不

可以服之隆殺而係夫宗統之明不明也何者使 大王大
妃服、朞年 孝宗終傳 仁祖之宗統 大王大妃服、
三年 孝宗亦終傳 仁祖之宗統、、在是又安往乎豈
有上承三百年之基下垂億萬世之緒嵬、乎為宗廟之主
猶且以服有隆殺而見謂宗統之不明者乎然則今日之因
典禮而執為宗統不明之説者其亦不仁甚矣其亦欲有所
激而故假之説矣其亦欲有所擠而故借之名矣其為心也
吁亦險且危哉此皆由於黨心也若使鐫善道䒭之為期服
之制必無世哲慎徽之䟽矣○肅廟癸未館儒洪啓迪䟽請
取朴世堂非毀朱子誣辱宋時烈書投之水火嚴加懲討

上從之左庵年譜曰世堂拯黨也嘗作一書名以思辨錄專攻朱子經書註說至於中庸則變亂章句一襲賊鑴舊套又作李景奭碑文侮辱先生比於少正卯洪啓迪等疏辨 上命收入世堂註說及碑文命玉堂諸臣取其思辨錄逐條下破後并碑文投火遠竄世堂李寅燁疏言世堂是泰輔父老病不宜遠竄 上只命削黜俞彥明請勿投火 上嚴批景奭之孫厦成曾孫真望等世堂之徒李翼明等疏誣先生儒生尹陽來李箕洪金鎮圭鄭纘輝等疏卞 上皆開納初朴世堂註南華經先生曰世堂必將改經書矣此人家奉梅月堂畫像梅月堂戒東伯弟也其遺像即頭陀掛念珠像也此

人每事求異於人甚可慮也今世産果改中庸先生之若合符節矣

孝宗朝

相臣錄

左 趙翼 字飛卿号浦渚尹月汀門人謚文孝

領 李時白 字敦詩号釣岩延平貴子謚忠翼 勳

左 具仁垕 字仲載号柳浦 子謚忠武 武

左 元斗杓 字子建号灘叟 勳

文衡錄

趙錫胤 字胤之号樂靜大憲吏參謚文孝

蔡裕後 字伯昌号湖洲吏判

李一相 字咸卿号青湖謚文肅禮判三世典文 白洲明漢子泠沙李聖求婿

領 金堉 字伯厚号潛谷謚文貞

右 韓興一 字振甫号久庵百謙子西平後謙任

領 沈之源 字源之号晚沙青松伯德符後裔

右 李厚源 朝五節反正拜弘正 字士深号迂齋謚忠貞

尹順之 字樂天号涬溟禮判

金益熙 字仲文号滄洲謚文貞吏判

湖堂錄

金壽恒 見 顯宗相臣錄

李殷相 字長卿号東里玄洲子重試刑判 諡文良

李端相 字幼能号靜觀齋進士副學承旨 青湖弟西華李行遠婿

清白錄

李時白 見上相臣錄

李尚真 見 肅宗相臣錄

趙錫胤 見上文衡錄

柳慶昌 字善伯号薇川禮叅

崔寬 字而栗叅贊

南龍翼 見 肅宗文衡錄

洪葳 字君宗号清溪趙南溪廷虎外孫監司

安後說 字德雨号齋谷承旨

洪命夏 見 顯宗相臣錄

趙絅 字日章号龍洲判中

姜栢年 字叔久号雪峯竹牕籀子叅賛以孝贈領相○子鋧銑

朴信圭 字奉卿判書

李之馧 字左尹

成以性 字汝習 三司府使

趙涑 字希溫 号滄江 進善

洪宇亮 慶水

朴世堂 字季肯 号西溪 西浦 東善孫 霞石姪子 逸 判中樞 謚文簡公 ○ 子泰輔

李泰英 郡守

姜世龜 字仲寶 叅判 号三休堂 鎬子 辛巳竄

抄選錄

宋時烈 見 顯宗相臣錄

朴世采

李翔 字雲擧 号打愚堂 學行薦 吏叅 肅宗朝以非辜陷縲紲 全義祠

李后定 字定叔 叅知 己巳立疏 蓮峯基卨孫

洪茂 禮賓正

姜杭 府使

李世華 字君實 号雙柏堂 判書 己巳抗疏 杖流 贈領相 謚忠肅

尹推 字子恕 号農窩 南臺

宋浚吉 字明甫 号同春堂 清坐翁子 鄭愚伏婿 沙溪門人 逸 吏判 謚文正 配

李惟泰 字泰之 号草廬 曙子 沙溪門人 逸 吏叅

權諰 字思誠 号炭翁 晚悔軒 得己子 逸 右尹 孝行尤表

許穆 字和父號眉叟埜堂後林悌外孫鄭寒岡門人掌令 見肅宗相臣錄

沈光洙 字 號魯岡懿憲公詻子官參議

金克亨 字泰叔號沙川朴潛冶門人學行薦正郎

廟庭配享錄

金尚憲 見仁祖相臣錄

宋時烈 見上

補遺

李敏迪 字惠仲號竹西白江子尹八松外孫 肅宗朝大憲 球島祠 子頤命師命

李之翼 字 號桂村九畹春元孫 孝宗朝判書

沈攸 字 號梧村晴峯東龜子 吏議

許厚 字重卿號觀雪又遯齋掌令

林墰 字平仲號東里沙溪門人逸持平

鮮于浹 箕子後平壤人以易學名

金集 禮判文敬公

李弘相 字濟卿號東郭東里弟姜月塘婿重試刑判提學

趙世煥 字巍瑩號樹村監司

洪錫龜 字國寶號東湖 文牧有詩名

趙龜錫 字禹瑞号藏六堂蘿山師錫兄
監司○曽孫榮國

郭世翼 字 号遯溪司乂平昌玄風祠

洪柱世 字叔鎮号靜虛堂豊寧君霙子
文郡守有詩稿○子萬宗

李墴 字 号素翁東川子谿谷門人承旨

趙根 字復亨号損庵校理尤庵門人
○孫榮福重晦

柳道三 字汝一号敬庵承旨

金尚孚 字友古号仕隱醒翁德諴 任監司

金壽增 字延之号谷雲清陰孫蔭工叅○
子昌肅三古齋

李遇輝 字 号聽溪二宋門人郡守

蔡之沔 字 号溦庵壽之後二宋門人進士

姜裕後 字汝垂号玉溪晩保堂克成曽孫
監司

權大載 字 号艮隱大運從弟戶判
提學

李廷夔 字一卿号歸川金仙源孫婿吏叅

洪柱國 字 号泛翁又竹里柱元弟叅議

金宇亨 字 号寄傲堂藥山偉男子工判

李觀徵 字 号芹谷華陰昌庭孫吏判
辛巳削

李延年 字子益号灘隱存券齋後因老峯
妹婿 叅判

金光燦 字思晦清陰子号雲水居士蔭
同知以子壽恒貴 贈領相

李垈 字叔回号傍隨窩尤庵門人進士經歷
已巳棄官

俞彥古 字 号梅村進士

成晩徵 字 号秋潭 覺玄孫 踈下尤庵
李聖碩 字 号楊村 尤庵门人
成獻徵 字 号洞虛齋 年二十三卒
韓曄 字 号鳳頭岩處士 禮山講學
朴尚玄 字 号寓軒處士 造渾天儀
申碩蕃 字 号百源 進善 尤誌
宋濈業 字 僉正 号盡隱 欐城尉寅孫
趙相禹 字 參奉 号時岩 姜𥫱婿 沙溪门人

李曙 字 性孝 居錦山
柳馨遠 字 号磻溪 進士
俞命賚 字弼卿 号慈教堂 監役不就
金始聲 字 号陶溪 參奉 公州鄉學
洪錫 字君叙 号遯思齋 忍齋後 學行 司禦
閔業 字 号梅湖 沙溪门人 尤表
柳公俊 字 号四矯居士 判官 尤表
權克中 字 号青霞 洗馬○孫 順長

顯宗昭休衍慶敦德綏成純文肅武敬仁彰孝大王諱棩字
景直 孝宗長男 仁宣王后以 仁祖十九年辛巳二
月四日誕生于瀋館甲申東還己丑封世孫己亥五月九日即位
于昌德宮仁政門甲寅八月十八日昇遐于昌德宮養心
閤在位十五年壽三十四 英宗壬辰定世室上尊號昭
休衍慶敦德綏成◯有一男三女 崇陵 楊州健元陵別岡自坐

妃
顯烈禧仁貞獻文德明聖王后金氏籍清風領敦寧清風府
院君忠翼公佑明女壬午五月十七日誕降于長通坊私
第辛卯封世子嬪行嘉禮于於義洞本宮己亥封王妃癸

亥十二月五日昇遐于昌慶宮儲承殿壽四十二　英宗

壬辰上尊號禧仁　崇陵 大王陵同原

男　肅宗大王

女　明善公主 辛亥選孟萬澤號新安尉壬子孟遭內艱癸丑公主以痘夭親迎擇日而未成禮命仍存尉號後因臺啓罷之　明惠公主 選配三月公主夭即罷尉號　明安公主 海昌尉吳泰周判書斗寅子

己亥五月九日　上即位　孝廟昇遐翌日禮曹啓　慈懿大妃服制贊善宋時烈宋浚吉院相鄭太和等議定朞年制 詳見己亥服制議　吏曹判書宋浚吉箚曰　殿下上奉兩　慈殿慈孝無間然若謂吾之事親已盡則即非孝子之心此宗小人女子之伺隙造釁處也近來外言喧籍以兩王子及其夫人出入於　大王

大妃殿無有限節且離乎兩兒目 先王朝留養於宮中
其凡方持去服而亦出入無間外言之入內言之出未必
不由於此今 殿下旣無兄弟又姑無嗣形勢孤危族屬
漸遠嫌逼轉甚留養之人年已長大 殿下宮中豈宜更
著他人節之禮義毋拘區區小仁焉同春年譜曰時王子
輩出入無節兩 殿之間多有雜言麟坪子楨柟留養宮
中人皆敢憂而不敢言先生以此劄進○朝野僉載曰先
是 大行大王因雪變求言鏡判洪汝河疏攻完南李厚
源爲誤國其中有崱屴二字崱屴山連良其意謂李與宋
時烈宋浚吉諸人朋比如山連又斥宋時烈用人之非蓋

出於鐫筆之詐時以違豫未入啓至是公除後改書以呈
宋時烈連章乞罷　上慰諭不許特陞判禁府下召命遂
入對力辭　上曰若遞吏判正中汝河之詐決難允從領
相鄭太和曰禮待之道不可強迫　上許遞已而復拜吏
判　批曰久疏卿哉是以汝河之言而棄卿也豈可因邪
說而舍卿哉〇寶鑑曰左參贊宋時烈陳疏還鄉出城
上手札使承旨吳挺緯往諭書啓有不忍聞之語挺緯請
其意時烈良久曰人以春秋無將漢法不道斥我云矣挺緯
還白其語　上下諭曰流言以駙馬入謗為言云若有是
事予豈不知予心已悉於孟平尉之疏批矣尤庵年譜曰

時奸人譸張以小斂不結絞梓宮連板山陵之不用水原爲大何終以不忍聞之說加之先生上疏自列益平尉洪得箕上疏自訟有曰竊聞士大夫相傳之說所謂不忍聞之說以臣入議於 殿下云臣直欲自刎而死也

庚子春前掌令許穆疏請 大妃殿服制齊衰三年更議大臣儒臣而 上從朞年議四月尹善道投疏論服制語極凶慘宋浚吉出城仍啟宋時烈上疏待罪 上優批而善道遠竄 詳見己亥服制議 ○命罷諸宮家願堂又命撤都中兩尼院舊有慈壽仁壽兩尼院 上惡僧尼亂教欲并汰大臣玉堂以爲猝難行 上命先撤兩院老者悉外年少還

俗來夜告曰宋子毁僧舍作書堂一擧两得以毁院材構
學宮即泮宮一兩齋○載寧民金千業上變上一聞知其
誣謀其人放其逮捕者七十餘人賜粮資歐之家見擄於
吏卒者悉推給 命禮曹修麗朝諸陵且着令三歲一巡
○全監李泰淵狀聞道內諸寺佛像出汗事係變異云〃
諫官閔鼎重疏僧徒造佛像用木爲質加漆其上塗以金
每當蒸節湿氣凝結点滴或冬節不寒霧露所蒸鬱氣成此
老僧之常談而今乃強謂之出汗惑乱民聽請李泰淵推
考所謂佛像一〃破碎○辛丑時 孝廟將祔廟 仁明
當祧 上遣史官詢宋時烈時烈疏言自 太祖并及世

親爲五世　仁明二位并遷無疑又以爲帝王家以継体爲重凡継弟叔継姪猶父子而各爲昭穆引末子祧廟議以明　仁明兩大王合爲一世之非又言四祖別廟之非請依程朱說移奉穆祖於太廟第一室以爲始祖又於太廟造東西夾室奉翼祖以下祧主云云贊善宋浚吉主邵戩之議諸侯只當以始封之君爲太祖共領府事議不合朝議亦以爲凡弟同昭穆亦唐宋古禮也　穆祖當入太廟云若正禮也而第創基之後未行之事到今舉行亦云難矣云云事竟不行　是年趙絅疏請放尹善道命罷職 辞己亥服制議 一　壬寅時圻伯李慶億剏置六郵廳又御廐馬

廳　兵判金佐明進中朝紀效新書　上令頒布習行設精抄軍兵曺主管

甲辰時修撰金萬均以其祖母死於丁丑亂當虜使之来陳情解官請勿與虜使相接承旨徐必遠以爲此與父母讐有異請罪罷萬均宋時烈引朱子復讐可盡五世之說疏伸萬均必遠疏言父子祖孫豈無輕重執義閔維重啓論必遠之悖說　上以伐異樹黨怒褫閔維重職○閑居謾錄曰甲辰年間忠清道人家傍柹木以爲之薪中有上下和本四字〻法方正如墨寫洪武正韻温幸從官皆見之忠清兵使閔震益曰從今以往朋黨之禍大起必至於

以木相打吾老不及見公輩當見之吾言如不中斷吾棺
鞭吾屍可也云
乙巳月　上幸温陽温泉　上有眼患試沐于温泉遂
命道內禮耆老擧孝悌祀忠賢減田稅又丙午奉　王大
妃幸温泉年八十以上勿論士庶并加資還宮大赦又丁
未幸温泉又己酉幸温泉○尤菴年譜曰乙巳幸温泉時
先生承別諭入對行宮時上疏落後初先生以洪汝河疏
事去國庚子因尹善道疏待罪教召不赴拜兵判吏判皆
辭褫辛丑建被　恩召　先王祥日迫近赴召入對旋以
趙絅疏還歸至是入對　行宮落後辭歸疏曰臣有至冤

極痛國有 元子之慶孰不欣踊臣於其時適有待罪事
不敢自同諸臣以伸微忱因此謗言有不忍聞者前日許
穆之疏亦爲臣而發也頃歲何人造爲飛語謂臣常謂
孝宗大王不當入 廟是臣於君父不欲 宗廟享之也
今有此謗是臣君父不欲子孫保之也臣罪至此籲天無
階 上批慰諭蓋辛丑 元良慶時先生情迹不安不敢
隨衆慶問穆投疏請早建國本其意以宋時烈爲不喜於
元良云云
丙午嶺儒柳世哲疏論服制事 詳見己亥服制議 是年溫 幸
尤庵承召以世哲疏引罪辭歸○尤庵年譜丙午虜以不

歸走回人事有查問事〻槮臣測三公將論以一罪 上
扣頭泣請堇得稍緩遣右相許積畐於彼中積移其罪於
上躬勘以罰錢積乃反自功丁未宋時烈疏曰臣窃聞大
小相慶唯幸目前之解梦臣不勝痛哭也念昔朱子於慶
元己未有詩曰極知此道無終否明年太歲又涒灘盖涒
灘古辰申名宋祖開運是庚申故朱子賦此惟我洪武戊
申又在明歲涒灘之名又相符我 聖上承拱北之統繼ノ必
東之志其奮發必不能已云 時李翽等七諫臣以 主上
受無前羞辱而大臣曾無自當又以罪攺 上躬爲自功
遂劾許積并論領左相 上震怒并竄七臣承旨柞旨下

獄宋時烈又疏言在昔勝國之時歷於積威不能守義卒使胡元聽父子之訟折君臣之微至令配耦公訴其夫誠不忍也今雖不至遽有此事豺虎之性古今不異安知必無於久遠哉宋浚吉疏曰當查事初 殿下患於全活兩臣屈千乘之尊爲無前之擧當時兩大臣終未碎首流血於查庭之下反使臣到彼彼乃専請 聖影敢以鞭扑所擬者加之焉使臣者所宜。乞以身代今乃不然反誇自功臺論之發亦已晩矣 殿下顧乃以罪加之云○時嶺人黃壔疏搆宋時烈宋浚吉植黨徼名搆怨速禍之說恐動聖聽大憲李慶億請遠竄太學生趙相愚等疏請炥奸

上皆不納○尤菴年譜曰時漢人有餘人漂到耽羅不改衣服自言在泉漳間而東南一隅皇統尚在吾等即其人也云云朝廷恐事泄於虜將縛送燕京廷臣有擬義啓言者而亦不省焉

戊申二月以前左贊成宋時烈拜右議政自此至八月凡十上辭疏　上三遣承旨速遣史官敦諭八月　上温幸復遣承旨促召遂入對行宮曰臣於彼人有所拘礙　先王知臣情勢凡係彼人事許臣勿預今日又異於前大臣家多相關此臣尤不敢冒當相戒許褫則當隨　駕　上曰面約丁寧卿必不負遂拜判中樞十月贊善宋浚吉入

侍陳戒君德及保護東宮事宋後吉進曰 殿下深居宮
中有何工程留意於書史乎一向怠惰放過乎 上未即
答宋時烈曰昔宋張九成曰陛下待宦妾何如引接外臣
高宗未答九成曰陛下似有經營所答之言非待以誠之
義也今 殿下不答後吉之言無乃近於九成之言乎仍
陳生民所困最在身役其中漕水軍爲甚且陳崇儉去奢
事又入侍陳內需司革罷事駙馬宗室第宅踰制者依法
典毀撤事又考職田之制悉罷憑籍立案者又請良人從
母之法又禁僧徒( )十一月復拜右相留疏出廣州特遣
戶判閔鼎重宣諭遂還朝上劄乞修德弭災又曰竊聞外

人挾妓樂出入禁中又聞賤娼善香妖巫寶僖之類夤緣
出入云云又劄曰妖巫事誤達其名乃倍德也此事不忍
形諸言語 殿下或不知而不禁耶 上令囚禁科罪盖
此巫托於先王而聘妖者也又劄陳此年 聖候不寧
宗廟展謁久廢不行然而温泉之行年年不止獨於此久
不能行豈非未安明日乃是三正元朝伏乞留 念批曰
疾病之作久廢展謁今見卿劄誠合于情禮矣○是年命
禁同姓異貫之婚先是國俗貫異則例婚華人見鵝溪漢陰
爲翁婿曰汝國此事尚夷風也許文敬珙養妻弟於家而娶之
人以是短之至是禁之時選良家女爲侍女命罷之永爲

定式皆宋時烈建白也○尤庵與李參判弘淵書曰頃年
樵夫會壯義門外松下曰吾輩依備局坐起可乎皆曰可
必須開眠後呼廳直曰南草一柄進之盡吸後又曰人馬
待令乎卽相揖散去每〻如是善形容矣坐此席無一成
爲樵夫輩所笑豈非大慚事也
己酉追上 神德王后謚號仍祔 太廟稱慶設科時判
府事宋時烈筵奏劉請領議政鄭太和判府事鄭致和賓
廳啓請獨領樞李景奭力沮之上特命舉行詳見太祖紀○戶
判閔鼎重以泰安掘浦事陳達判府事宋時烈曰年〻敗
船人多渰死若以掘浦爲難則姑爲設倉於掘浦處收捧

一

稅穀移載於水順處可免敗船之患又曰不緊物種罷貢物以其價米量入于內自內貿易左相許積以設倉多有難行者白之又陳貢物减省之不可時刑判徐必遠疏亦許積知此舉之有害於國而不直言諫止爲不忠宋時烈上劄陳設倉之擧不便於閫帥守令之付致私卜於權門貢物裁省有害於吏胥與權貴士夫之貪利者云仍乞解職遂下鄉持平金世鼎論劾徐必遠得罪請救久矣今因一二事變通之擧夫利奸民無識士夫煽動浮言謀陷儒賢莫敢先發必遠敢進邪論請奪其官而黜之右庵年譜曰時許積欲沮設倉之議嗾必遠作已爲不忠云又曰已

酉　上幸温宮宣召辭不赴領府事李景奭在京陳劄以爲帳殿近臨無人入朝意指先生也盖前一年景奭蒙几杖息先生記其事引宋子識孫覿事壽而康之語以諷之景奭啣之凡先生所建白無不沮之　貞陵之設亦將大作於　上前爲一大臣所挽而止及先生退而貽書所親至有麻姑爪搔背之語至是有此劄云先生疏以被大臣論斥自列又復引孫覿事而斥言之黄江問答曰温　幸時白軒以留都大臣同春以輔養官皆在京時尤菴適有嫌不敢進白軒疏以爲諸臣無奔問之義尤菴上疏待罪疏末有孫從臣之說軒相初未知何語許積乃知麻碑之

叱於孫覿事以告于軒相〻〻大怒以尤庵疏示同春〻
〻為之駭歎云〻後西溪携軒相行狀有曰懷川以儒林
領袖無敢議者至是皆疑之同春亦對公駭嘆盖公不従
己亥四種說又請刪寧 陵行狀中匪風下泉語又請撤
尹善道圍籬又欲結婚不諧故積疑畜怒故也云〻
庚戌清州人李世直書擊街鍾以凶言誣告宋時烈宋浚吉
又引徐必遠及清州鄉人設鞫世直自服誣告而伏法或
謂世直是失性人或謂有陰嗾者世直即宋時烈疏戚庶
屬者兩宋諸歲甸上疏待罪 上批慰諭〇閑居謾錄曰
顯宗辛亥聞淑明公主第奴奉閤安書函諸闕有一婢持

封書願同納函而進之奴開函受之納于 仁宣大妃乃
匿名書言多妖誕 上命詰問付書者誰某奴迷不省受
杖始死主家惶恐累月物色乃得之一内戚家婦女所爲
也蓋此時富家女被揀爲宮女出萬方其婦人受其家
金欲以訴出之不得遂其家還索之意故爲此事以冀萬
一之幸也主家白其狀 大妃 命勿聞於 大殿蓋不
欲起大獄也主以大妃親女處地無嫌礙宮中無嫡庶猜
疑之端故主家得無事使在他日禍豈有既哉
辛亥復拜宋時烈爲右相疏辭因陳恤民救災十餘事又
備陳前日建白爲流俗所厭惡爲一冊子以進又言尹堦

尹嘉績言及大臣大臣不自安二臣亦不敢在職臣常惜
之盖二尹論斥許積故也許積疏以宋時烈雖言二尹事
實所以斥己遂引入尹敬教又疏斥許積　上斥敬教以
凶狡僉數又曰符合他意宋時烈引咎疏曰敬教之疏實
非臣知　聖明以其言謂符合臣意然則　聖教所謂敬
教凶狡僉數卑臣之所以為凶狡僉數也云云仍辭職名
疏上於壬子正月而三月始　下批曰符合云者少無相
疑於卿而深加深嫌豈予平日之所望於卿者乎
壬子積善宋浚吉疏尹敬教事　殿下何用群氣於直言之臣乎俾彼姦魁
盤礴遂坐百僚之首其爲偉相也則至矣唐德宗謂李泌曰今言盧杞姦邪朕則不知矣泌曰

此所以爲奸也今 殿下不但不知而已疏入 上大怒
作之以成異承旨張善徵疏伸寃執義李翊亦積 上益
怒削黜又以此事根於敬敎命極邊安置而積亦褫相金壽
恒代之宋時烈以次陞左仍有召命上疏引咎曰 殿下
以敬敎爲根本加之安置律則臣又根本之根本其罪不
止安置而已又言積之誣節義敗倫紀將有禍国家而害
士林云云疏上於五月而七月始 下批曰疏中所言儘
相事予豈知卿之爲同事者之意至此而深且切哉亟斷
來章從速上來○同春年譜曰 上以許積事盛怒大震
朝臣少有觸忤譴罰隨之左庵屢疏辭免右相金壽恒劄

陳　上不納大成李敏迪疏救　命補外三司爭論多被
褫太學生尹徵周及黄欽等疏卞皆不聽及先生歿遂臣
金萬重又陳先生被積譏謗讒恨入地之狀曰言君子小
人不可并處之義遂被拿鞫○是年同春卒
宋浚吉字明甫號同春堂雙清愉後孫清坐窩爾昌子沙
溪門人吏判叅賛諡文正贈領相○清坐隣居李德純夢有人
持産具曰我天人今日來某生子將遺之及覺問之先生
已生矣四歳見長者必斂容危坐五歳清坐嘗遠出母夫
人謂先生曰汝大人所令有伻而汝不能書可愧先生爲
之垂涕終夕愀然自是請學十九歳中生進二十殿試高

中鄭愚伏經世爲試官丞取藏之曰此人一第是早晚事
何必今日拆其名乃先生也諸試官皆嗟惜愚伏即先生
婦翁故遠嫌也○拜洗馬教官侍直皆不就特授持平辭
遞陞執義辭不獲就職請罷全自点又請罷丙子亂被擄
婦女令家長還蓄之法○陞承旨吏議貿善辭遞○劄請
通問中朝○陞戶參吏參并辭遞○劄論尹善道爲鄭介
清伸究訟誣沙溪事○己亥○顯宗嗣位時王子輩出入
無節兩殿之間多雜言譏乎子楨柟留養闕中人莫敢
言先生進袖劄言宮禁事○庚子因許穆疏先生上劄卞
之又以尹善道構誣事疏卞辭職○丁未許積奉使虜中

以查詰事故罪於　上影反以爲功先生劄論積罪遂忤
旨（　）先生年譜曰時全監金澄爲母設宴臺章論贓繫獄
同春啓曰　仁祖朝洪瑞鳳張維爲母設宴特給宴需賜
樂此類甚多爲母壽宴罪之以贓得不爲害於孝理昔鄭
蘊爲嶺伯設壽宴考守令禮單薄略者治其吏元斗杓李
敬輿亦皆設宴其豐侈過於澄今澄所遭如此亦可視時
变又曰此人所稱剛直久爲臺侍仇怨溢世故搆毀齊起
國不可無此等人　上命放送以待更查處之後有金澄
刑推之命同春上疏引咎同春墓誌曰金澄是非之爭爲
訟其冤以致詆呵多端已有左腹之入矣（　）　壬子疾草

尤庵來省先生指壁上有高山仰止字曰尤台可以當此
尤庵辭之指壁上一條清氷四字曰兄可以當之同春曰
全未ゝゝ考終日有氣燭天光照地行人疑火來救至則
先生屬纊矣是歲星官言少微星隕於東方至是驗○甲
寅孫炳文閱舊篋小囊中得手草遺疏勉君德事也上其
疏不報○乙卯追奪官爵庚申復官爵丙申揭 御筆懸
額于興岩書院
癸丑冬十月奉遷 寧陵于驪州先是陵上石仪偏陷罅
隙生爲宋時烈設引古禮請遵 英陵遺法撤石屏諸儀
以爲陵寢永固之計至是年五月賤宗靈林副令翼秀上

疏　寧陵石物生罅雨水滲漏　上大驚憂　命大臣六
卿奉審遂定遷陵之計尤菴年譜曰時賊鑴潛結楨柟使
翼秀上疏又以己亥之不卜水原歸咎於先生當初山陵
任事諸臣皆論以一罪○嶺人張應一疏論宋時烈罪宋
相上疏待罪　上優批以還陵誌文換進事促召疏乞解
職且陳　山陵事曰請建表石大書深刻以示後世且引
朱子之說請募灰於椁底二三尺而納壙仗物務從省減
神穴破鑿亦勿太廣以為後世防患之道　上勉副從召
入對　上教以新陵屛石叢石之藏損為未恔於心宋時
烈對曰此是遵英陵旧規也又曰如有啓梓宮之舉則須

於改斂時勿以寶充納以防後患　上允之時又以弘消
洞為太遠將近所下地後更以弘消洞為定宋時烈既寫
誌即出城到舊陵外止宿◯大諫李翻司諫尹衡聖獻納
魚震翼論劾判禁趙珩刑判閔熙都承旨鄭榏壽適值宋時
烈近京之日　上疑諸臺乘時狙擊蔵　旨斥之◯國舅
金佑明請對大斥宋時烈所陳表石事時又有閔慎父世
益者狂易喪性其父業死而不受服其家問其處變之道
於朴世采〻〻使其子代服以從朱子喪服制之意宋時
烈亦以為此有朱子定論朴和叔之言宜從之稟于禮曹
以為定制云〻閔家遂自代喪鑴斥宋時烈為亂人大倫

金佑明以此白于 上曰禮有祖喪未終而父死者子於葬前不敢即喪之文則世益之子何忍先其生父自代其服乎是豈世益俱無子世益愼俱無父豈可不之罪乎云〻○禮書路儀禮有父廢疾孫爲祖後者亦斬衰三年之語或以爲此則非指士大夫家而言或以爲喪制達於庶人執此兩端未易折衷請諭大臣須相許積以爲禮書所云是通解五服圖說而乃天子諸侯正統旁朞者也其非士庶之禮不曾明白且家禮未嘗有父有廢疾爲祖曾服斬之語豈不以天子諸侯之禮不可用於士庶耶閔愼擅自代父服喪自陷於悖倫云〻左相金壽恒以爲閔愼擅

自代父服喪蓋據朱子喪服劄論而原劄無天子諸侯士
庶區別之語且儀禮喪服圖所云云只在於天子諸侯旁
朞服圖而不在於本宗服故說者以此謂士庶不可通行
而亦有所不然者嫡子先死嫡孫承重之服亦已載於天
子諸侯服圖則其父以嫡子先死之後其子其將以闕於
本宗服圖而不服祖以斬于此兩款只載於天子諸侯服
圖則同也一則上下通用一則只行於天子諸侯不行於
士庶非臣之所敢知也　判下父在代服祖喪莫大之變
礼也不待稟定朝家擅自代服誠極無倫使之更無此弊
○肅宗甲寅　命掌閔愼眉叟記言曰祖亡而父有廢疾

其子代父斬不見於經文父未亡而子用父亡之礼今事
生如事死事存如事亡礼乎既為祖服斬庙主亦既稱祖
考孝孫而父之疾已則其子代重自若而其父終無斬乎
既以孫繼祖以為家國之礼均也則廢疾不受重之父死
而亦不得列於祖稱乎壽皇之喪光宗稱疾嘉王即位朱
子論喪服劄専言世嫡承大統之礼父在承國於祖其服
鄭志天子諸侯皆斬衰礼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故
也朱子所論果兼指士庶人乎承國受重斬衰無期無論
父在不在私家之禮不然又曰疏曰趙商問已為諸侯父
有廢疾不任喪事為祖服制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則

無主斬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無朞今以私
家之禮上比於天子諸侯何也父有廢疾爲祖三年邦君
礼也不以祖斬以君斬也鄭誌廢尊尊之義也
判府事宋時烈以金佐明遂亦引咎疏曰表石列聖三陵
及北路諸陵皆有碑表則非今作俑至於閔業家事此宗
宋子說而言之若臣故甚紛紛如此　批曰安心勿辭○
尤菴年譜曰己亥獻納閔維重以參判金佐明葬其父故
相墳僭用隧道請勘罷改葬　上曰士大夫家用隧道滔
滔皆是不可專責此家吏判宋時烈曰雖難一一延論隨
現論列自是臺諫之道時諸臺厭避其論將停時烈方在

銓其厭避之人頗行忠。斥於是金家怨怒專移於宋相云
又曰修撰金萬重疏伸閔業家事既據宋子定論別無可
查事且論許積有小人情態 上大怒特命拿問右相
金壽興救解並得竄配 上教曰當初李翽之論劾諸臣
予以為必有他日舉措今果然矣仍命遠竄又李遠閔鼎
重并削職正言成虎徵請還收命遠竄司諫崔後尚論國舅
干政 上益怒下嚴旨時 上方眷注許積必欲還用而
諸人務為激揚大致 上心之疑怒亡奉還新陵後宋時
烈自陵下即歸疏論陵寢事曰宋子再還又責而至於山
陵則有驚動之戒豈帝王家與凡人自別耶當初啓土尺

許已害陵內之無故諸臣恐惧人言仍為改封之議終不
敢出為新陵之吉雖自昔稱譽亦宜若仍安於已安之地
哉臣之蹤跡既危又獲罪於國男故不敢出尼辭於其間
臣罪萬死又曰我　大行大王　聖志卓然豈可以僭偽
云為強以加之乎朱子嘗以忍痛含冤迫不得已為言若
誠以不得已處有不能自由而然也今宗廟祝辭旋用旋
除寧有疑畏之端乎伏乞改正勿以腥臭之可醜者冒瀆
乎清廟朱紘之間云云疏上於十月至十一月始　批曰
陵內雨水滲漏石物熱傾之事卿聞見之熟矣玄宮無久
非外面可知何用仍封之議耶今日還陵非惑於風水卿

疏有若由此而然未曉御意也御疏無非不平之語反辭
予更何多誥
甲寅春判府事宋時烈待罪疏曰臣以縱跡之不安不敢
入拱於始役之時及至近侍傳諭冒至　陵前問於摠護
使金壽興曰始役時土色如何曰蒙石鋪處則有水湿之
痕開至尺許則乾燥堅固矣臣遂入臨則方開退壙絶無
他故但鬼氣出如蒸矣役夫玄宮施功則石灰極堅斧斤
相激有時出火當其時臣心崩隕宗如斧斤之落脊矣前
疏自訟寔出於此必無指斥乘輿之事亦無一毫風水之
說矣豈賤臣之所慨惜者在內面之安穩　殿下之所驚

憂若在外面之踈漏故有此相距而未蒙徐究耶　上不
啓批○危庵年譜曰遷陵本意舊陵本自無穩石物罅隙
只當改排而翼秀之流共一邊人必欲遷動　陵寢冀幸
有患以傾舊臣及　啓陵先生親審土肉堅緻已知其隧
内無故欲發改封之議而拘於情跡終不敢爲其後大喪
建仍先生嘗曰地家之説雖甚茫昧驚動極災之理亦有
難誣若翼秀之罪上通于天無一言者可勝痛哉　肅宗
癸亥宋相劄曰　太祖定鼎初其無學親占壽藏而其從
葬處至於十二岡之多其爲吉地可知　寧陵石物罅隙
工技不善之致凶人翼秀承楨輩之嗾敢上疏竟至遷

粉當初羨道有吉無害之狀金壽興及諸臣聯名狀一亡
詳悉矣金壽興奏曰還陵時事來時列無有痛迫之情有
此何違矣蓋一邊人謀害士流恐動宸聽當翼秀投疏也
楨方入侍犯上之言肆然唱說惑人乃以水患爲言欲終
至還　陵其時臣以摠護使奉審出梓宮連板處無一毫
罅隙且無水患衣襨宛然伊時柟曰東邊有水氣臣即諦
視則此是穴中深邃陰濕所致也既已奉審諸臣聯名狀
啓楨柟兄弟有不平之語竟至做成奇禍矣　上曰予已
審知其曲折矣後因閔鼎重所達翼秀延奪官爵
二月　仁宣王大妃昇遐六月祔葬于寧陵〇初昇遐成

服前大王大妃殿服制禮書以朞年磨鍊旋以大功改付
標以入七月因都憲徵疏 大王大妃殿服制更以朞年
爲定禮官受譴領相金壽興付處大諫南二星論救被罷
宋時烈進詣水原萬義陳疏待罪（詳見己亥服制攷）
八月十八日 上昇遐十二月葬崇陵○誌文曰王尊爲
人主行高百王富有一國節此布素内無聲色之娛外無
遊畋之樂燕居冠帶必飭雖疾病不冠不見臣僚憂勤惕
慮足以上格于穹蒼惻怛哀痛足以下結于黎庶兢〻懍
〻若臨淵谷蓋十五年如一日此衆擧國臣民之口惟心
頌以質神明者也○行狀曰甲申 孝廟以大君將由瀋

入燕遣王東還　孝宗之未返國王每見日初出輒祝曰
願令父母速返令我得見時　王甫四歲　上在東宮時
有大內所養稚熊漸不受制內侍恐爲患請殺之　孝廟
將從之　上進曰熊雖害人之物而始無害而先殺之
恐非仁人之心宜放諸山也　孝廟喜曰甫之臨御必無
以疑見殺者爲甫臣者福也仍命放又有內侍造進捕禽
罨械百般求媚極愛之及卽位乃以巧佞作之終不復近
龍床　元孫時嘗寓閭閻隣有高聲者侍人呵禁　命曰
人在其家安得無聲宜使之安不可苦也又有進貢豹皮
品劣　仁祖將却之　王在傍曰一豹之捕傷人必多

仁祖嘉之命勿却　上嘗送清使於西郊立階石上單
卒傳語者疾走之際誤觸至尊幾至顚仆左右失色請依
律治之　上笑曰無情也奚可深治　命本兵棍五六度
放之幸温泉時命中官金以秋取御藥來以秋使人持而
先行渠則延後緩來　上怒命棍三十度使監視承旨施
杖於単褌之　上蓋矜憐天疾仁意藹然聞者感嘆○東平
聞見錄曰時闕内有鼠妖群鼠横挐遍滿寢殿至近處色
白甚多觀象監教授金克晄聞而憂之曰當黑者白必有
喪非喪則且有変翌年有　仁宣大妃　顯宗大王兩國
哀清風府院君奴所畜猪産白猪其冬　明聖王后薨其

後故貴主蒼頭家烏猪産五猪一純白未幾莊烈王后薨
庚辰四月有純白雀巢於昌德宮進善門簷尾間辛巳春
南部人家烏猪産白猪秋　仁顯王后薨先晩之言驗矣
閑居漫錄曰甲寅六月凞政堂池中有蓮花並蔕者老璫以
爲不祥之兆而憂之　仁宣王后因山纔畢八月　顯廟
昇遐其後己未秋暎花堂池中有此異翌年　仁敬王后
上賓壬戌秋翠微亭又有此異癸亥明聖王后礼陟又曰
觀象正朴瞰　顯廟壬子間曰近日乾象示変歳在甲寅
當有白衣之會從此以往公卿大夫多罹禍網得免者幾
希矣甲寅二月　仁宣大妃上仙瞰曰恐不止此八月

顯廟昇遐又於乙卯聞雲南王吳三桂建號改元衆謂燕
都朝夕必亡瞰術曰福德在燕雖百三桂出燕不亡其言
果驗〇吳三桂大明故將兵也挾朱太子起兵雲南中土
騷然時士人羅碩佐上萬言疏請延 孝廟薪膽之志驅
義旅合三桂以報壬辰之恩雪丙子之耻云云疏上不報

顯宗朝

相臣錄

右 鄭維成 字德基号陶村諡忠貞

領 許積 字汝車賜几杖子堅逆獄賜死

左 宋時烈 字英甫号尤庵曉翁甲祚子沙溪門人生祖學薦奉朝賀己巳後命諡文正配享文廟

領 金壽恒 字久之号文谷尚憲孫文魁己巳後命諡文忠

金壽興 字起之号退憂堂壽恒兄己巳謫卒諡文翼

右 李浣 字清之守一子武諡貞翼拜相月餘卒

領 洪命夏 字大而号沂川諡文簡清白吏

右 鄭致和 字聖能号棄洲太和弟

右洪重普 字遠伯号命夏侄進壯

左李慶億 字錫甫号華谷文魁

左鄭知和 字禮卿号谷口太和從弟

文衡錄

金壽恒 見上

金萬基 字永叔号瑞石益熙侄府院謚文忠

廟庭配享錄

趙絅 初配享因臺啓黜享

鄭太和 領相翼憲公見仁祖相臣錄

補遺

李翊相 字翙卿号梅磵玄洲昭漢子 顯廟吏判

趙復陽 字仲初号松谷翼子吏判謚

李端夏 字季周号松磵植子以通政陞文衡見 肅宗朝相臣錄

金佐明 字　号　兵判贈領相孝肅公

金得臣 字子公 号栢谷 潘谷 緻子 睦玄軒世秤外孫 顯宗朝嘉善 襲封君 遇火賊自傷而殁 能文章有集

趙持謙 字光甫 号鳩浦 復陽子 顯宗朝副學

李秀彦 字 号聾溪 判書 清州 流

尹衡重 字聖任 号棄棄齋 皓子 孝廟朝 丞長 放 使旌擧

趙威明 字 号竹泉 顯宗朝 參判 善書

李瑞雨 字休徵 号松谷 肅宗朝 禮參 提學 有詩名

李沃 字文若 号博泉 視徵子 肅宗朝大憲

李沆 字 号白峯 少陵從孫 顯廟朝大憲

柳命天 字 号青軒 舍人頴子 肅廟朝吏判 弘提 甲戌竄

李萬封 字 号竹慶 府使

嚴緝 字 號晩悔堂相江惺從孫 顯廟朝禮判 情是子慶遂慶遐孫璠璹

趙復陽 字仲初號松谷 翼子吏判諡

李端夏 字季周號松磵植子以通政陞文衡見肅宗朝相臣錄

金佐明 字 號 兵判 贈領相忠肅公

申晸 字寅伯號汾崖東江子象村欽 孫吏判提學廷[illegible]兽

南二星 字 號宜拙翁竜亭在後金仙 源外孫顯廟朝判書孫島祠

申命圭 字 號適安堂化堂敬一孫顯廟朝執 義孫島祠子鋌鏵孫思喆曾孫晩晦

朴守玄 字 號草堂 顯廟朝司藝

任相元 字公輔號恬軒竹崖說大 世孫肅宗朝禮判子安輪

尹深 字 號懲庵晦齋派孫肅宗 朝兵判提學子彙貞

李夏鎮 字子肅 號梅山 庙朝大憲提學 斗峯志完

申善溫 字山 正言 號文

柳命賢 字 號靜齋 命天弟 肅庙朝吏判弘提 辛巳削

李華鎮 字 號默 拙齋 承旨

尹堦 字泰升 號霞谷 梧陰曾孫 長洲孫爾 庙朝戶判 有集 子世紀 孫汲